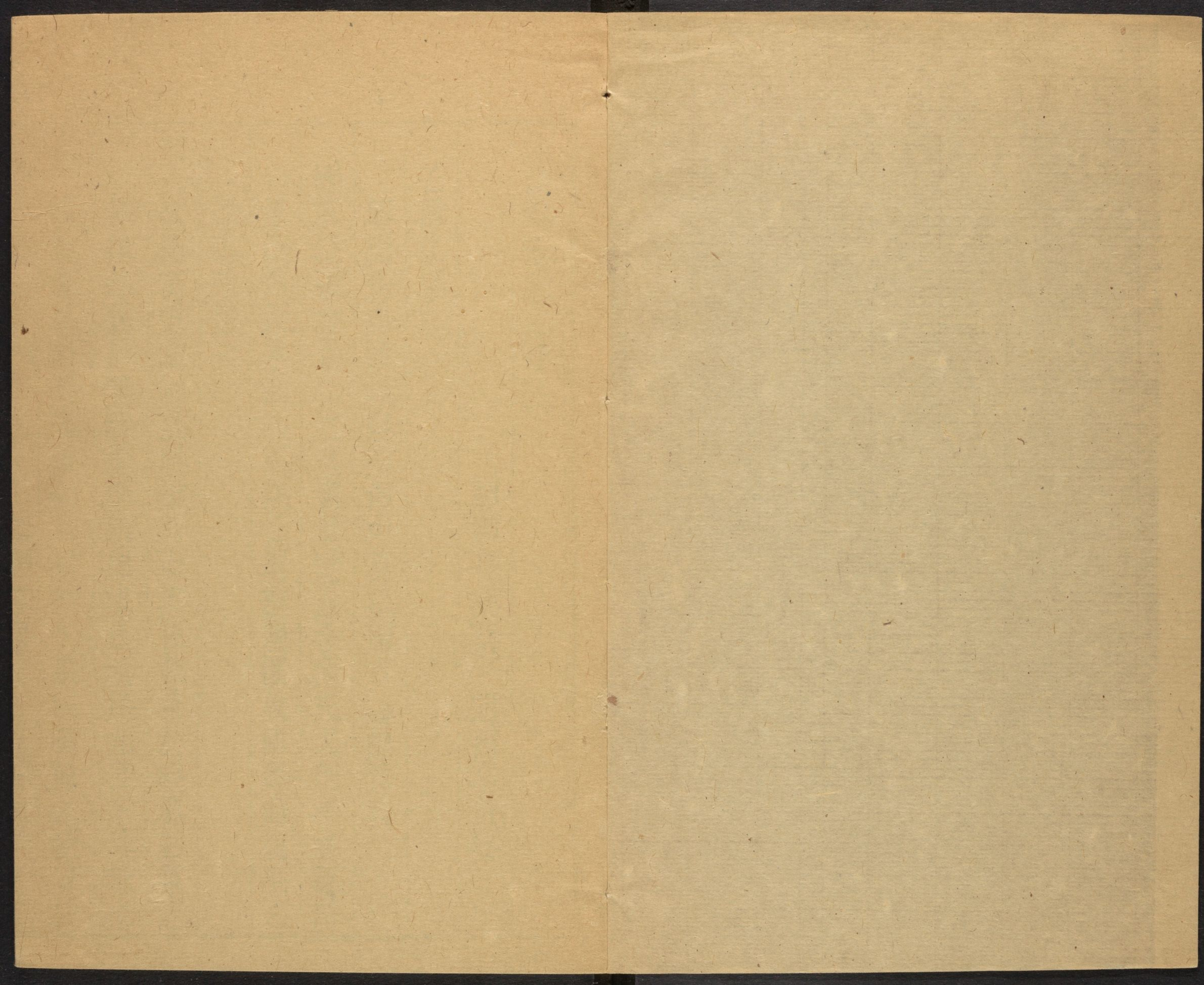


T/3205/3173-83

OCT 20 1941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20



江陰縣志卷二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知縣長樂蔡 澍雨亭重修

乙酉記事

明運告徂流氛寢熾河山莫限而亡也忽焉我

國家以積功累仁之久膺圖受籙手揮天戈削平禍難席
捲海內救寧武功而江邑遺黎睠懷故國獨貽後至之
誅嗚呼愚矣

聖人御極萬方在宥咸與維新而史臣載筆於疾風勁草之
節採錄褒揚無所嫌諱然則洛邑頑民九泉下其歎也
歌矣摩挲石馬涕淚銅人拮據於蟲編蠹簡之餘豈徒

哀國殤而悲淪喪哉用彰

聖朝之寬大云爾志遺事

順治元年甲申故明崇徵之十有七年也三月十九日寇賊攻陷都城明帝殉社稷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賊於山海關逆闖遁五月入京師改葬故明帝爲發喪追謚曰莊烈愍皇帝明之逋臣亡將迎立福王於南畿二年乙酉夏五月大兵南下渡江圍江寧王奔蕪湖十五日追執之北去師抵鎮江巡撫霍達遁狗常蘇松等州城邑或下或守江陰知縣林之驥封署解印綬去學使朱國昌兵備馬鳴寔將張宿海防程縣

丞吳俱逸諸生日詣學宮相向泣六月唐藩立於福州魯藩監國於紹興時大帥留兵二千駐蘇大軍悉

下浙江命降臣劉光斗招撫常州江陰獨不應邑主簿莫士英私通光斗二十日有飛騎持檄至越日而方亨以闖令抵縣方亨者豫人係前明乙科時豫省未入版圖亨乃先赴軍前投誠者邑人議不納以器甲芻糧俱未備不敢遽發亨入空署三日後至廣福寺下令悉收民間軍器邑衆不從閏六月朔亨出至

文廟士民羣集視其所爲亨危言脇衆以死北關外鄉勇勃然蜂起擁至縣署前亨怒叱從役捕殺衆與役格鬪

而役斃亨具揭上郡請兵囑守備陳端之飛報征勦諸生許用等會哭於明倫堂遠近響應鄉兵皆捉隊鳴金鼓集北外演武場奉典史陳明遇主兵次日衆往葫橋夏港屯扎忽傳有兵自楊舍入胥往拒至東城知傳之訛也遇端之騎從東來衆譁而進斃其旗纛二人端之越城遁追獲之士民議曰我等誓死守城有不同志及婦孺老弱者宜速去於是城門晝閉發糶令所封庫藏贖軍不足僑寓徽郡太學上舍程璧捐銀三萬五千兩明遇拜而納之是夕漏一下獲諜者時隆稱奉郡守宗灝令伏兵在城四十餘人每名給火藥四觔約於初八

日夜舉火斬關納外兵因往庵院隙地搜獲之隆辭連武弁王龍衆執龍并其父若妻妾皆死明遇下令獲一諜給銀五十兩越兩日有青衣人行於市跡甚詭邏者執之搜出地圖一紙書兵馬從入及諸山瞭望埋伏處詰之乃方亨命出乞兵者復供沈曰敬迨執大成任粹然共集馬三家協謀屠城曰敬迨執大成等磔於市初七日外兵步騎千餘出常州水軍王良亦率舟師進城守戒嚴初八日內兵出城迎戰至申港方造飯訛傳外兵相去六七里譟而前抵暮行六七十里方遇力餒乏兼步馬不敵戰失利返外舟抵雙橋田夫羣拔青苗擲船

上泥滑不可駐足兵登岸多爲耨鋤擊斃者城兵乏將
衆請舊遊擊徐觀海觀海病不勝程璧薦同籍邵康公
嫻武事衆推爲帥時舊任都司周瑞龍領舟師數百人
駐江口衆倩其往吳淞借兵於總帥吳志葵瑞龍不肯
行言兵久無糧索犒千金留此相犄角城中如數給之
遂約康公合戰邵未出瑞龍先戰敗還初十日外兵扎
營城南張舉人圍次早退至麻皮橋是日暴雨震諸生
尹吉家衆聞櫓馬驚嘶聲搜內室見私蓄刀鎗甲冑甚
多囚尹吉殺其僕康寧十五日北關外報海兵到列艘
四十餘有執旗將稱原隸鎮將高杰者來援城中喜令

紳士章經世夏維新持金酒糧糗往犒未幾登岸與外
兵合戰挫衄遁去康公往禦又不克衆咎其屢衄因之
外分兵攻掠四城鄉勇三路禦之其兩路已潰餘數千
人據閘橋力戰兵乃退次早外偵鄉兵無備復進攻多
所斬獲乘勝東下搜山泗港民葛輔弼父子率五百人
赴援至三官鎮鏖戰負傷遁鄉兵見外兵勢大各奔解
瑞龍亦起碇揚帆去外得專意攻城而內勢岌岌矣先
是崇徵十七年邑尉閻應元字麗亨嘗禦却海寇百餘
艘以功授都司銜遷英德縣主簿道梗僑居邑東沙山
士民欲請主兵守備顧元泌阻止之至是明遇遣人迎

麗亨初九日鄉兵五千護閭至城下閭給酒食遣還獨
隨丁王進忠等四十人入守發前兵備徐世蔭曾化龍
所造火攻具傳諭巨室勸輸白金外百物皆得充數城
中有火藥三百甕鉛鐵丸千石大砲百位烏機千張錢
千萬緡粟麥菽數萬石酒醕鹽鐵芻藁稱是牛羊蹄角
千計豕千頭魚薹千束但苦乏矢閭令月黑夜束草人
披軍裝縋城下士卒於垣內列炬鼓噪外兵望見以爲
將往攻也悉力射之獲矢數萬大料居民錄其丁壯老
弱婦女之數收驍健以隸麾下令章經世夏維新王華
主芻糧每旦人給米鹽薪菜夕給油火四城守堞者給

燈燭區畫井井閭自守北門明遇守西門把總汪某守
南門武舉王畧守東門閭仍往來救應明遇煦嫗愛人
遇戰士輒撫勞有倦而假寐者以利害誠說不輕呵叱
閭號令嚴切凡媮惰不法必鞭背割耳雖豪右不少貸
值士卒困傷手注湯藥遇害者治棺哭奠以歛接敢戰
士親若昆弟衆以此懷之外攻北城第四鋪一將駕雲
梯獨上內用長槍拒之其將口嚙槍幹踊身入城揮刀
四斫內羣刺之始墮城下閭招青暘黃鳴岡與其徒數
十人入守鳴岡善弩弩長尺餘竹箭五寸可及百步外
陳端之之子製木銃內藏鉄稜火發傷人閭自造鈎弩

又多製火球火箭之屬宗守聞而懼馳檄請兵旁午外
兵赴江者日千數廣昌伯劉良左納款爲上將統率之
初至爲勸民歌諭降邑民弗聽遂設牛皮帳攻北城城
上索巨石投下壓死百餘人外兵屯君山以瞰城內砲
擊之移營去內遣使向義楊王乞兵王命將審其愚領
僧兵數百營砂山遇戰甫合卽遁去又聞常熟進士嚴
拭等爲明守遣人乞援不應外兵依鄧墓溪林屯聚避
矢石取民屋木爲橋渡濠以逼城內憑高飛礮外兵欲
還將斬先退者復驅使前推雲梯至城下頃刻三十餘
處城上發砲橫擊外兵却內縋人下城收鉛彈弓箭衣

甲渡河盡伐鄧林之水良佐駐十方菴令菴僧至城下
陳說利害勸降城上人以效死勿去答之良佐復坐躬
橋約城上安弓矢而語曰弘光被執江南無主識天命
者胡不蚤下閩答曰應元明一典史耳尙知效死將軍
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乃倒戈相尋覩顏說降耶良佐遂
巡引退縱兵掠地大橋周庄華墅陶城三官祝塘等處
大清兵旣克松江濟師來攻縛降帥吳志葵黃蜚至城下
諭降蜚不語志葵說之閩荅曰封疆之臣不幸被擒當
速就死尙何喋喋爲二人泣去外見城中守不可動七
月十七日攻益急砲聲徹夜城垣五處崩裂內以鐵葉

裹門貫以鐵絙又用空棺實土障其垂壞者十八日鐵丸傷閭左臂負痛揮刀防遏明遇亦誓死不旋踵夜卧城上聞垣間錚錚有聲往探見外兵六人手持鐵釘緣城先登蟻附而上者無數皆鎗鐵介胄刀斧斫之鏗然不入閭令以鎗攢刺却之二十日以後風雨連夕四城火不可燃衆大懼呼神所救哭聲滿城二十八日砲擊城北角裂二十九日外復攻北城閭令人納大石一塊甃城一重於內外遂徙而攻南一晝夜用火藥萬五千劬城幾陷至八月初二日夜周祥金滿李芳針子等乘黑縋城燒斫外軍始離城止營楊舍守備沈廷謨歛民錢賣牛酒赴外營祈免一方死良佐許之給

大清旗四面廷謨披髮乘馬周堞勸降城上將縋之而去大帥傳言如楊舍請旗易號四城各斬首事一人餘悉宥不誅議未決內遣諸生朱暉吉耆民王晴吾等四人詣外營方縋下外兵挾之人良佐幕留飲立約歸順臨別各贈白金五十兩暉等入城議降諱言贈銀衆不從外遣兵臨城大呼曰暉吉等何在備言已許納款并贈銀事內殺四人復嚴守閭令納石甃南城高於舊三尺十三日又甃北城十三日給民中秋賞月錢計至十七日止士民攜壺觴登陴分曹快飲許用効楚歌作五更

轉曲命善謳者登高傳唱和以箏笛簫鼓其聲悲壯時皓月當空清霜颯颯薄劍戟有聲外兵環聽咸悲感泣下越二日外招降不已城中誓死益堅二十日大帥從四十餘騎繞君山青龍庵左相度形勢以金陵守城大炮二十四位攻東北隅是夜大雨如注砲聲震驚百里徹曉不絕延至二十一日午刻紅光一派從祥符寺後射入城遂陷先是城上畏外砲猛烈見燃火悉伏城下砲聲絕周陴而登外兵覺之遂從烟焰霧雨中蜂擁突上出不意莫能遏自閏六月初奪城至是八十一日而城破大兵圍之數重明遇引刀自刎於兵道署前

家人闔室自焚死應元率千人格鬪奪門不得出傷重踊身投前湖水淺不死良佐言與閻有舊令必生致兵於水底縛至廣福寺良佐於座起手拍閻肩而泣閻瞑目切齒不語又擁至大帥前植立不屈左右持鎗刺脛血湧而仆日暮執至栖霞禪院夜被殺二十二日衆猶死拒用火攻敗之始駢首就戮無一人降者死事諸人姓名見明史及前縣沈清世纂修邑志以事經百年之久傳聞異同互見附錄於後俾閱者參考而知之婦女多赴水蹈火不辱其身者合男婦六萬七千餘人三日內盡殲焉大軍於二十四日撤兵下浙閩新任縣

丞卞化龍招集流亡收城內外屍焚瘞道旁纍如岡阜
 在圍中死於搶攘者方亨莫士英陳端之顧元泌諸人
 其得脫者程壁黃鳴岡等至被圍時黃毓祺與徐趨舉
 兵行塘應城內及城陷皆逸去順治三年丙戌趨偵城
 中無備率壯士十四人入之不克皆死毓祺避地江北
 事發死江寧獄其城野遺骸化龍未盡埋者僧印白復
 收二萬七千有奇覓地瘞之祝塘鎮名萬骨塋築庵其
 旁祀國殤名澤枯庵

附錄

明史云

聚眾城守而死者有江陰閻應元崑山朱集璜之
 屬應元字麗亭順天通州人崇徵中為江陰縣史

十七年海賊顧三麻入黃田港應元往禦手射殺三人
 賊退以功遷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明年五月
 南京亡列城皆下閩六月朔諸生許用倡言守城遠近
 應者數萬人典史陳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為將而
 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

大清兵逼城下徽人陳壁盡散家貲充餉而身乞師於吳
 淞總兵官吳志葵壁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
 敗明遇乃請應元入城屬以兵事

大清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東平伯劉良佐用牛皮帳攻
 城東北城中用礮石力擊良佐乃移營十方巷命僧陳
 利害良佐策馬至應元誓以大義屹不動及松江破
 大清兵來益眾四圍發大礮城中死傷無筭猶固守八月
 二十一日

大清兵從祥符寺後入城眾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
 遇用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
 冠帶縊於明倫堂娣及妻王結衽投井死里居中書舍
 人戚勲令妻及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從死者二十八
 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自刎死貢生黃毓祺者
 好學有盛名精釋氏學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率壯士
 十四人襲之不克皆死毓祺既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

大洪被收兄弟方爭死而毓祺以敕印事發逮繫江寧
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見明
史侯峒
曾傳

沈志云 順治二年乙酉

王師南下五月知縣林之驥防守泰將張宿望風解任學
使朱國昌兵使馬鳴寔俱逸去主簿莫士英至南中獻
册奉命即令暫攝縣事六月二十四日知縣方亨
到任三日後至廣福寺悉收民間甲器邑眾驚疑既而
薙髮令下稍有難色方輒大出危言北關外居民好勇
者始勃然興起閏六月初一日揭竿四集闕議嬰城奉
明縣尉陳明遇為主時舊任典史閻應元已陞粵東韶
州英德縣主簿道梗未行僑居邑東砂山眾議迎請入
城立為盟主而陳則副之郡守宗灝發郡子弟三百人
問罪村民殲之秦望山下事聞耑闕而大兵至矣初將
軍劉良佐亦數四招降為勸民歌苦諭眾掩耳而笑始
攻北角值小較塲一帶未陷再攻南城十方巷一帶隨
陷隨葺值中秋夜城上歌聲不絕八月二十一日始悉
心飽攻東北隅响徹夜殷天比曉城陷傳令盡殲城中

民大兵入所至皆巷戰不休其舊任守備陳端之知縣
方亨主簿莫士英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尹吉等俱於
七月圍城中先死死於城陷之日者閻陳骸骨莫知所
在訓導馮厚敦正衣冠死明倫堂中書舍人戚勳諸生
許用民人方啟揚朱見亭等合門縱火焚死把總顧叔
薦兵道中軍戚京諸生談新尹全王啟新章懋賢史達
尊父子叔姪五人蔣文經章重光陳式玉王泰王謝何
石奇高一鯤董去華吳幼學幼志幼蜚馮延周陸鴻圖
陳定育等俱死諸生章明叙林鳳儀黃楷史補袞合妻
女子媳先死後服公服題詩赴井死宦士元二弟四子
俱自盡老民沈應乾蕭憶江高旭陸慎所高應麟王肅
衷趙少泉薛啟芳季惟明錢求王秀徐彬邢漢陳憲忠
顧瑜齊程章懋學懋才等俱不屈死至於婦女類多赴
水蹈火不辱其身問詳閩史及民間家乘中不具悉大
約六萬七千人三日內盡殲焉縣丞卞
化龍入邑招撫流亡始集漸成生聚云

附錄各傳

遇難男子

千年城闕杳杳精靈終古山坵沉沉鬼物况復奔車斷
鏃創殘焚溺之餘欲詳軼事於茫茫之中孰起昔人而
問之然而節義所留得其缺畧亦可推類以例其餘為
尚論者所弗遺也握管沉吟而四山啾啾風雨欲來白
楊衰草間若有人焉招魂復起矣志遇難

典史閻應元

見名宦
有傳

典史陳明遇

見名宦
有傳

訓導馮厚敦

見名宦
有傳

中書戚勲

見鄉賢
有傳

許用

字孝儒明諸生也居北內貌魁梧豁達有器幹邑
士咸推服之乙酉兵難率鄉里子弟為捍禦計詳

見遺事八月十五日夜用效楚歌作五更轉曲教守陣
者按拍倚聲聞者泣下惜其辭不傳城陷於所居後樓
跪捧母李氏足家人舉火自焚從死者男女十一人
弟謙亨弟媳林氏女弟二妹三妹奴婢逸其名

程璧

明國學生徽州歙縣人僑寓江邑素與同籍江天
一友善時徽郡山寇竊發與寧南伯左良玉敗兵

合所在焚掠天一率鄉里扼險拒之乙酉六月大兵南
下天一與婺源金僉事聲據績溪築叢山關以守壁好
奇尚節江陰城守乏糧捐已貲三萬五千兩以助身膏
白刃間行乞援於聲與天一 大軍度六嶺績溪兵潰
壁復返比至城已陷無所
歸為僧於徐墅以老焉

邵康公

歙縣人壯勇善刀槩與程璧俱僑寓江陰被圍時
璧身往徽乞援薦康公有武畧眾推為將遇戰溪

入陷陣矢石無所避外軍勢大鄉兵屢敗衄眾疑邵客
籍輒歸咎焉下之獄閻應元至始出之後戰死於圍城
中

黃毓祺

字介子曾祖鑾斃城助餉以義稱祖道喜遊俠生
繼立繼元元生毓祺毓初祺好學能詩文兼通釋

氏教初亦高才昆弟於幾復社中推領袖祺為文幽雋
 小試輒冠軍不利場屋以明經候銓家有叙倫園故明
 相陽羨周延儒未第時僑寓園中一日夜譚周語悖祺
 舉案上視擲之不中歎曰恨不殺此誤國兒及周相業
 不終人服祺之先見遭甲申國變弘光立政亂祺賦詩
 曰白水朝來應赤符攀龍附鳳盡魁梧傳聞舊輔收東
 郡想像遺民拜鼎湖羣盜淹留秦月冷前鋒辛苦漢軍
 孤時來裂土誇身手精銳摧堅定有無刺鎮將之怯賊
 持兩端也又曰四起黃雲暗戍樓憑南北望淚交流積
 屍原野饑鳥集失主沙場病馬愁牛李當年如異國石
 尤今日正同舟細思喪亂因公等珍重金陵古帝州憤
 馬左諸臣之構難速亡也及大軍破陪京作紀事詩曰
 五更吹角夜吹笳無復秦淮舊酒家小雪今朝仍李實
 嚴霜昨夜向荷花漁陽世事唐天寶江左人心晉永嘉
 太息乾坤皆反覆敢云吾道故龍蛇嗟乎祺不知天命
 已移欲挽虞淵之日可謂愚矣而其感時濺淚每飯不
 忘之意恒托於詩有是悲者乙酉夏五月大兵徇常州
 江陰城守祺與門人徐趨客鄧大林等舉兵行塘應城
 中至八月城破祺等逸去明年祺歸里見其親屍出於
 棺悲懣鬱鬱而僉人復謀以前事羅織之徐趨偵知江

陰無備糾黨襲之不克趨被獲受誅祺遁江北吏執其
 子大湛大洪兄弟爭死弗怯祺為游檄所錄繫海陵陳
 慨賦許如平時移江寧獄將刑或以期告被衲衣跌坐
 而逝方獄之亟也當事者欲以聞江民恐再罹難諸生
 湯林徐時化韓方沈五姓泣跪縣庭竟曰令不能決紬
 士曹玘委曲白諸上臺得邀寬宥獨大湛入旗為奴
 湛妻周氏當行自刎於郡庭弗殊復投繯死事見本傳
 湛在行邑僧紹元捐金贖之祺三子長大湛被難後更
 名晞次大淳季大洪祺古今文多散佚詩名大愚老人集
 事行兼見文苑

附毓祺子姪

黃

晞 原名大湛字子心徐趨初以小冊註祺門下數十
 人晞被逮對簿吏根株羽黨遣役械晞歸搜名籍

晞檢得函嚼而嚙之一無波及發旗為奴晞妻周氏當
 行逮至郡庭引袖刃自刎到仆地死至夜半忽甦守以為
 烈許歸養創卒投繯死詳見列女志晞獨往北僧紹元
 贖歸毘陵楊水如延晞於家令二子師焉晞後卒於楊
 氏

黃大洪 字子聲先其兄死其友於彭年弔以詩曰澄江多

千古窮鉗首加桎梏漆燈不照形麻衣不掩膝溘先朝

露傾冥漠理難測悲哀白楊根秋風響浙瀝大洪遇飲

席或歌或泣繼乃大慟不識者槩以為酒狂也悲夫

黃大澳 字子瞻毓祺猶子也鼎革後棄諸生更名覺祺被

收幸不從籍橐餽之資及上下道里費皆澳所出

夏維新 見鄉舉

金允鏜 字君若父態字敬軒居君山麓山上龍頭殿碑勒

有善人金態姓名允鏜篤行如其父兩世皆舉鄉

飲賓受人品冠帶乙酉之難鏜與妻黃氏同日殉節

方有聲 字克駿邑高才生試輒冠軍入練圍則兩目昏黑

若有物障之者出則否以此不售令吳鼎泰器重

之每放衙則一童子執扇隨行有聲方與其徒講論而

吳公至矣為人師生徒之貧者不受修脯齒僅少於黃

毓祺一歲拜而師事焉在圍城中死於難

周高起 字伯高有傳避難於由里山村中夜洶洶存

辨為士寇與外兵也倉卒觸其鋒遂死高起

君子與物無競亦遭芟艾焚蘭之慘命也夫

王清芳 字遠之邑諸生研心易理乙酉之變占得革卦於

援筆題詩曰壯志已隨燈焰滅丹心期與水長流先令婦死隨正衣冠自縊

宋 珮 字采兮父士達邑衆捍城珮見父無出城意泣勸

夫錢星夜遠去繫書父衣帶間囑弟善事二親無一語

及其妻城破珮死焉噫全父為孝已仍效死弗去豈非

人情所難哉

王廷材 字用之與其弟子固奉母居花塘伯兄之穎在圍

中用之子固心不忍呼號於城下曰請代兄守城

兄其將母聲色慘迫穎不得已從之出二人俱歿於城中

顧大本 字南宇為人朴直少蕙年八十餘聞帝逼於流寇

夢神諭曰此天意吾亦何能為哉後城破兵以其老也
繫之不即殺顧呼天指日誓以身殉喃喃不休卒殺之

李問政 字涵醇長壽里人乙酉兵至問政自刎

曹 燧 字開禧世居虞門年十六遊郡庠明季江濱盜起
鄉民恐竄燧出家費練鄉兵謹偵伺境賴以全外

兵至倉墩迎戰衆潰燧慨然獨前曰此吾
授命之日也揮刀陷陣死之年二十有九

王錫黼 字秀之有勇力任俠好義因大婦朱氏無出娶小
婦國變時題詩於壁曰宮寢憂勤暮復朝庸臣誤

國勢全消攀髯泣抱遺弓恨海角天涯未是遙及衆櫻
城黼與婦訣曰吾不能瓦全若其奈何二婦泣曰君報

國吾等誓相從於地下黼捍禦多所殺傷城破穿脇懸
諸梁以絕妻妾皆赴火死無後常現形於其家嫡姪心

定奉祀始
不為厲云

戚 京 世襲太倉衛指揮補常郡
道中軍 大兵入城死焉

張維祐 邑諸生死圍城中其姪諸生
張邁同子赴文廟泮池中死

凌啟芳 借里人乘城城破閣門遭難子士英甫九齡號
白刃赤焰中或憐之負以出得延一綫其子存

鄉 熹子

王從讓 字遜甫伉值有至性撫孤姪成立酉秋
之難與長男之經父子殉於圍城中

陸瞻岑 無子撫姪子培為嗣其媳典史閻麗亨女也岑率
僕季自明助閻守城閻見勢危將一女二子託岑

岑命培同閻子女潛遁城破岑與僕自焚後閻女
早孀無出閻之二子長服賈遭風覆舟俱溺死

湯瑞明 西內里人在圍中分守西城外兵緣城上悉
力禦却之城破接戰至蔣家巷口被創死

張之英 字念我 大師入境將室楊氏寄外家率其子
俊民衛城負創死俊民被傷既絕而蘇脫於難

王宗賢 字尚之家清化鄉邑中避難者接之無不納有中
表吳姓被傷仆於途其母妻走以告即遣人負歸

養創遊騎搜山宗賢率鄉里
馮河斷橋捍禦中流矢死

蔡良臣 城守時泣謂弟良在曰汝婦方娠汝領之出避以
延蔡氏一脉吾則死耳佐痛哭不忍行臣怒揮之

出守北門城破一家十八口死焉其子佛舍將兩骸自覆夜由水閣戴瓜皮於頂泗三日不死卒免於難

徐五柱六柱 強勇善刀槩諸生徐敏傳之族叔敏傳出城

軍鋒冠城破巷戰已乃相謂曰吾等不可食言於姪盍歸家率僕四人拒外戶兵怯其勇不得入見閣城皆戮

死一自刎於堂上一刎於堂後東廊僕皆赴井死

王胤貞 字彥伯祖世軍籍聽調其先有名華一者明靖難

新啟新俱庠生酉秋率眾捍城城破死焉宗族殉難者

永貞惟敬運泰元吉穆如大政大諫大武錫福世

程永清 字舒白守城時先命其妻挈子遠避與存後祀

徐松齡 死於戰子世隆走至南關遇其兄

高明德 率子啟隆守城命其妻與媳避兵於邑東朱方橋

日隆妻曰父捍危城子豈得久離膝下隆夜到東城叫呼縋入八月二十一日父子俱死於難

趙應選 號少泉尚氣節酉秋守城殉難子銘文鏞文庠生

周懷亮 兄振伯於白石山陣亡亮城破巷戰負創歸將其

嚴良 貢士徐魯僕酉秋有修隙者乘變殺魯良具棺殮

季世美 生員維漢伯祖與弟從孝讀書任俠率眾拒戰虞門陣亡從孝城破時巷戰死

劉因可 字叔宗小名三三居北外五堡性剛烈酉秋避難

仆合營驚異昔人有弔義城歌曰三三劉子世無雙刀

王應科應甲 兄弟同為明守城破被刃

有名姓見於詩篇而其詳失傳者昔人歌曰從容就義黃

壁上留詩管燕翼兄弟雙雙死城北沈璘胆氣粗如斗

銅砲發來擊在手獨奮沙場沈羽搏拖腸猶自戰樓閣

王鳴弟子鏃穿腦翻身射人然後倒高觀敗衄成累俘寸磔不降甘鎖鉄東門鎖鑰歸王景終焉身殉銅魚影燭炬輸忠陳景雲膏明徹夜還自焚帶箭唐駙過九九奪刀還斷驍雄手姚家有子顏如玉血濺瓊華委溝瀆

周應元 字天授文林里人尚義在俠乙酉之變應募守城圍急力禦殺敵數十人奪圍出西關被環弩死

有被傷而不死者 昔人歌云周胥被刀刃刎旬項若絲懸存一綫露卜膏凝斷復連歸來重語還宿已隨鱸與鮪口念觀音神

護持依然綴履春申里至間乘野錄所載無稽者不錄

黃鳴岡 青陽人擅紀昌飛衛之能常擁騎出山左聞山上嚙矢聲即彎弓相向與飛猴相觸墮地綠林畏之

往來商賈胥倩護行綠林謀選驍勇貨客裝雜商隊中行近賊巢賊騎衝之岡欲發矢忽一客突前奪其弧岡

倉皇無措被縛置空室中賊且往切還則殺之矣有一少女謂曰君得毋江陰黃鳴岡乎羣兇忿之久矣誠豪

士也曷為被縛耶岡見女楚楚大家體曰娘子為所掠者耶能釋我當出汝於阱女抽刀斷縛岡挾其室中利

刃弓矢挈女行見賊廐一騎甚良遂並坐其上疾馳得脫女泣訴曰妾父現居兵曹今春移眷入都全家被劫

戮死遺妾一人所以不即死者欲一見嚴親耳岡走十里送女歸其父無相狎意女父厚遺之不受竟去城守

帥以奇技將用之中道道破被繫北去

戚 嘉 字會美居布政巷入武庠赴兵道効用破城日同雄偉見者疑為北人或可俸免未幾前望者招眾殺

二武職俱死嘉被斫倒兵去踰時復甦乃拔死骸遮覆復有軍來慮屍下藏人以槊截之嘉復受二創匿不動

抵昏黑腹中餒甚忍痛割副而起取甕菜啖之覓布縛縛其創方欲匿隱處值眾軍鼓噪來宿度決不再生及

眾至房首陰風忽起軍云此地不吉遂於聞壁舉火作炊轟飲達旦無一人入室者

包 玉 字君艾好積書座右悉堆經史客至不能容玉研味不輟丙戌冬徐趨黃毓祺舉兵事敗玉涉名案

內逮至江寧主臬事者與玉有舊欲脫其死玉不從主者驚詢其故玉言與同里某誓生死與其不忍獨生以

負某主者高其義并某亦從寬典所生子天無後積書皆散佚

邢陽卿 字元甫扶母避難於城南板橋豆隴中兵至以身蔽母被七創筋斷骨折母命獲全陽絕而蘇兩兄一弟相負逃脫其創甚腐潰忽一人手授藥寸七疹之立愈

陳士傑 字仲靈本徐姓明指揮使徐公輔後子三龍泉玉泉永錫城陷時男婦三十八口自焚死永錫祇三齡藏米櫃內得免後習剖劓之業得名於時

康隆 其主李際春任丹陽縣訓導子李森枝邑諸生蚤亡妾周氏生子恒字子常三歲時周氏捉攜避難蘆葦中兵至周恐子啼為兵所覺遂棄之隆曰主祇有此點骨血棄之是絕主祀也遂抱匿隱處七晝夜得免

僧唯心 在園中受閻典史乘城記畧一編威中書白金二千兩時平後書傳於世金返於戚其行為最高云

僧濟玉 字印白本梧鹿徐氏子嘗為刑曹椽後棄家為僧乙酉之變屍橫載道印操舟收拾暴骸得二萬七千有奇其族徐君實捐田三畝四分作義塚葬之時陰雲黯慘白晝鬼哭印於塚側結茅供接引佛像朝夕誦經薦度一年後鬼始無聲里人創為澤枯庵俾焚修其內壽至八十有三臨終謂其徒曰吾生平別無功德

此一萬七千冤魄以吾為冥途主死必葬我義墓側言訖而逝

僧紹元 為緇白領袖邑人黃勝謹發旗下紹傾已貲又募金足數從兵燹中闖關入北贖城以歸後退老於

萬佛林 遇難婦女

婦人之烈如毒山毒者今古寥寥矣若乃兵戈蕩析家室仳離而之死靡他有寧甘決脰磨笄而不悔者行畧以光彤管遺事一編猶必錄焉以致其哀憫辭繁而不殺見邑中女德之貞有自云

繆氏 張宏謨妻不屈遇害見前志有傳

劉氏 張燦妻不屈遇害見前志有傳

蔣氏 韓璐妻不屈遇害見前志有傳

高氏 顧瑞甫妻護姑不屈遇害見前志有傳

何氏 沙志禮妻投井死見前志有傳

章氏 太倉戚有元妻隨子京任江陰武職雉經死見前志有傳

吳氏 高日塔妻投縊死見前志有傳

張氏 諸生陳宗虞妻夫婦於河干被執氏詒卒縱夫遠去赴水死見前志有傳

蔣氏 邢公祚妻投井死見前志有傳

高氏 張維禎妻城破借子孫投泮池死見前志有傳

周氏 黃晞妻死事見前志及黃晞本傳

李氏 許國泰妻諸生許用之母也城陷時闔門自焚死見列女及許用傳

蔣氏 耿潤玉妻居茶岐鄉兵亂夫婦俱被刃於蔡涇河旁見列女

張氏 夫胡姓逸其名鄉兵亂夫被害氏不屈被刃死於樹下見列女

陸烈女 由里山儒者陸瓊臺之姪女孫資性明慧七八歲至遊騎搜山人其家父兄持戈與鬪殺數卒眾怒併力攻殺之其母揮斧奮力捍禦亦中箭死騎士驅之行女詭而告曰毋倉皇也妾願從將軍行騎士悅挾之歸壘置酒邀同伴飲盡醉乃散將就寢呼女女復告曰毋忽忙也姑少待騎士醉先就枕女即指袖抽利刃斷騎士頭驚隣幕倒屣來視甫入女即斬之益驚眾皆來視倉卒不知所為女揮及連傷五六人一軍盡驚疑為劫營者叫呼自相攻擊至夜半死者其眾女自刎死年十八見列女

吳氏 張克勤妻夫婦避難兵至夫遁氏死之見列女

某氏 逸其姓并其夫名係劉晴野之伯母兵至夫婦被獲氏詒卒縱夫去氏不屈死焉見列女

王氏 王抱一女錫邑諸生華子東妻

德姐 王致廣妾同子生員王偉生妻吳氏避難敵山兵至德姐不屈死刀下吳氏急接水兵退遇救復生

縣治前張書辦隣女 逸其姓名年十六貌姝麗城破日父於後屋舉火女奔出投河甫及門遇

兵被擒女詒曰吾父有窖銀可入取之兵隨往至第三層屋值火正發女竦身躍入烟焰中焚死此事張書辦

所傳邑人陳姓刻有小傳

五里亭自經死女 逸其姓名屍已腐或題詩壁間哀之曰三月孤城未肯降裙笄腐骨枕江鄉寄

語道旁休掩鼻活人不及死屍香

吳氏 逸其夫名負週歲子王民逸避綺山聞兵至亟自投於河兵過遇舊隣救之母得免於難

陳氏 貢正學妻乙酉之變鄉民焚劫巨室正學罹難世平後氏指名親訴公庭一一授首夫讐克復

趙家嫗 諸生趙某家老嫗也西秋二十日夜風雨嫗泣謂主人曰城將破死期至矣主與娘子蚤自為計指

其幼子曰此三歲遺孤吾能保之延趙氏一脉於是趙之夫婦與三男二女閤戶自焚嫗負其子出抵城隍神

祠伏空棺中凡七日夜亂定乃出初嫗置炒麵并水於棺中飼兒兼以自啖故得活兒後歸於十橋本族娶婦

生男七人孫男曾孫數十人嫗年九十餘趙之子孫以祖嫗禮事之及卒葬趙祖塋謂之義母塚

徐氏婦 黃姓年十六歸徐甫月餘值兵難遊騎搜山被執去為騎某妻舉一子某復從軍出時舅早歿惟姑

在婦心念故夫曲意事姑姑信之因謬曰新婦本素封家亂時曾以白金十甕埋密室夫死棟宇被焚可惜此

金沒瓦礫矣誠得去而攜歸何患貧乏哉姑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欲得此金非新婦行不可他人烏

知所在哉姑命僭僕從往婦曰偕則炫人耳目婦人又不便遠行宜易服往歸期祗數月耳但此呱呱者誰字

耶姑喜曰子能行兒自吾撫毋憂也婦故為留戀狀姑促之乃薙髮結辮作男子裝挾弓矢跨刀策馬出關渡

江抵家叩門操北音大呼夫從門隙窺則年少將也慄慄不敢前婦排闥入坐堂上呼夫名夫不得已出見蒲

伏不敢仰視婦曰相識否夫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曰試認之夫熟視不識也氏歎曰真不識也乃起直前

抱夫頸痛哭曰我非他人乃君被掠婦黃氏也夫諦視亦大悲泣已乃大喜遂相與偕老昔人謂蔡文姬不得載列女傳并樂昌破鏡復圓為五季事其論正矣然文姬樂昌皆賴有力者脫之也此婦何所藉哉而卒能以計自脫得遂首坵之願其智畧有過人者謂非巾幗所難哉觀者始惜之而終幸之云爾

掩骼

止戈為武非以殘民也櫻城之眾不為京觀而為首坵可謂幸矣然而傳芭歌楚些復矢諫國殤江漢之遺風有酹酒墓下涕泗橫衿者可無志其窆窀之處乎

按前志及閭史所載城內死者六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有奇縣丞卞化龍奉檄瘞埋遺骸四城空地郭外山麓俱有羅尸墩百年以來雨淋土卸居氓侵耕應為立石封識植樹木為蔭庇以廣王政掩骼之仁焉
又按僧印白收男女二萬七千餘骸埋祝塘鎮邱家巷

三畝四分田內各萬骨塋田係徐君實捐捨徐均益助費收瘞印白結茅於旁守塚順治十三年邑紳張有譽等創澤枯菴設佛像印白亡後僧瑞林捐貲置產地民蔣奕生造側屋年久傾頽邱瑞生同子健文重修僧學修住持雍正七年生員季維漢有碑記

災異

古云人道邇而天道遠然以中原板蕩滄海橫流卽一邑之虔劉天應垂象以示之而鬼神其預告者也衰哀往劫惻愴遺民而曷為降此鞠凶則禍福之來履霜堅冰有漸矣審幾者其鑒諸

崇徵甲申年

春正月朔大雨霧風從乾起占曰主暴兵破城司天奏帝座下移文昌拆瑤光拆

芒角黑青鳳陽地震南京孝陵夜哭沅州銅仁連界掘一古碑上有二行字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大

南有盡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 太倉紳士張采家 李生黃瓜 二月熒惑怒角 填失光道 河鼓坼 星隕如雨 三月營頭晝隕聲如雷 五月軒轅星絕續不常大小尖 天狗下尾 長白竟天 六月日月無光赤如血 人仰視北斗不見 大星出西方芒燄搖漾不定 冬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 狼怒躍 十一月榮澤縣東十里平地忽現一城雉堞井幹皆具久之始沒

乙酉年

亢宿坼 天津坼 天弧引滿 策置王良前駟 房動徙枉 矢東流衝大陰 月入井暈 狼怒躍 江南北自京口起至江陰止民家曉起或以黑圈記其門或於釜底畫梅一枝一夜殆遍 江陰有俞姓少年買販於湖廣夢江邑城隍神促之歸曰汝在六萬七千三百七十四人數內當速回家何久留此少年寤而驚束裝旋里數日值櫻城之變果及於難 江都蔣元長字同菴崇徵年間舉人甲申乙酉時維揚人士多渡江避難者兵備道張調鼎方駐江陰元長之房師也遂擊家來江依張一日元長恍惚夢見天門揭榜顏曰免難見已名與於明起及某某俱在上元長寤以告明起并其子彭年俱出城得免於難兵燹後相聚於毘陵慶更生焉 八月二十日邑人見城中四隅空曠處皆有白鷺數萬飛拍翅視之則毫無形影遠望之復現咸怪之至二十一日城陷邑中遇難或曰魂升而魄降白鷺者即劫數中人之魂也

論曰古今廢興存亡之故豈非天哉順天者受上賞逆天者蒙顯戮吉凶之理蓋彰彰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人道相維於不敝者不以廢興存亡而有異也 有明運丁末季稜氛四起國力匱屈宇內成土崩瓦解解之勢而大命遂傾我

國家積功累仁上協

天心眷中原之喪亂整飭

六師爲民除大殘致更生兵下南邦連城風靡莫不稽首恐

後者識天命也而三吳屬邑猶紛然屯聚遷延後服者何與夫區區暨陽介居江表常屬武無兩邑已効命而前驅則江邑之兵進無以號召四方退無以固植根本釜魚檻鹿守此其何濟哉嗟乎原覺之初生主簿莫士英私赴軍門獻款於降將劉光斗遂檄方亨至縣諸生許用輩念前明累朝養士之恩呼天搶地而邑中響應若火燎於原不可向邇然幾之甫萌猶未成也郡守宗灝若能單車詣壘以天與人歸之理再三諭之此時猶可解散也乃計不出此外而請兵內而伏謀思欲盡江民斬艾而禽獮之誰無樂生畏死之心欲其不憑陵旅拒而引頸就戮者豈可

哉逮櫻城勢成而良佐實來甫入境卽布勸民歌諭降未遽馳突蹂躪之也邑人仍掩耳弗聽於是環而攻之以外兵之衆十倍於內而得延至三月之久者是專闔不欲窮極其兵力以待邑民之自悟耳逮招降不已內遣耆民四人往議及此而幡然悔艾轉危爲安六萬七千餘人之首領可全矣乃朱暉吉王晴吾等旣匿情恇怯而聞陳輩又制於羣議竟殺四人堅守以覆全城之命嗚呼事機之間不容髮轉瞬而存亡異焉其人謀之未協與抑亦天數之無可逃者也獨念邑人以君臣大倫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甘心死於鋒刃水火者六萬餘人爲世所絕無而僅有

聖朝寬大鳩集於喪亡灰燼之餘而邑以復完百餘年來撫育涵濡樂生遂長幾不知干戈爲何物矣然而學士大夫以天命不可違彛常不容廢死難諸人迹類殷頑心惟忠烈斯輿情所亟欲表彰者也近奉

詔修明史貫厥前愆錄名記蹟咸與褒揚此真

聖人光明之至德澤浹九原然則邑乘職應採輯復何嫌何疑而不以補前志所未備哉可惜者事閱滄桑見聞互異信以傳信訛以沿訛今叅稽釐訂致其公慎握管之下風雲淒其泉石幽咽陽樊聞倉葛之呼海濱遇田橫之客傷心哉誰其始難而禍至此極與視今邑人敬長上奉法令

於
願而文柔於郡縣中號稱易治無昔者憑陵之習則其得

國家仁義之漸摩者深也後之官斯土者統率上下敬承

天庥縱容禮讓之域毋徒以勁勇相矜自迓多福庶無悖乎

降災降祥之理也哉

江陰縣志卷二十四

知縣長樂蔡 澍雨亭重修

禳祥

保章氏以星土察九州之妖祥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後天奉時義亦有取焉然洪範論五行庶徵協應原於五事則陰陽錯行天地大絃豈非人事哉邛隆之朝不言祥瑞而春秋所紀水而弔火而哭雨雪冰雹經不絕書非志異也謹天灾恤民隱君子謂其有懼心焉一邑雖小而先事而調燮當事而修省既事而補救令長實肩任之昔有反風避蝗

而弭一邑之灾者獨奈何瞽然安之而猶曰占驗如是

耶志禳祥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毘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

亮以聞

南沙鹽署在古暨陽縣

元帝大興元年晉陵地震

按晉元帝大興元年晉陵徙治京口於邑無與舊志誤採今摘

正

帝奕太和六年六月晉陵大水稻稼蕩沒

按晉安帝義熙元年始徙晉陵

還治舊郡帝奕時尚治京口舊志亦誤採應正

安帝隆安初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暨陽地中聞犬聲尋而

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

終為桓元誅滅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

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為犬

魅也

後廢帝元徽中暨陽縣女於黃山穴中得二卵如斗大剖

視有人形

南朝魚子英於芙蓉湖捕魚得赤鯉持歸以穀養一年化為

龍

南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晉陵義興大水

陳大建四年江水赤如血

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

唐永徽元年六月常州大雨水有溺死者

武氏延載元年四月壬戌常州地震

大歷元年七月乙亥常州地震

元和十一年六月常州水害稼

南唐昇元二年六月常州大雨漲溢

宋太平興國七年常州水害稼

天禧二年二月江陰軍蝻蟲生

治平五年水

政和五年八月常州水

紹興五年八月常州江陰水

隆興二年七月常州大水壞田廬舟行塵市累日人溺死

甚衆越月積陰苦雨水患益甚

乾道元年六月常州水壞圩田

六年秋浙西江東螟蟲爲害

紹熙五年常州江陰大旱饑食草木

慶元元年春常州饑民死徙者衆詔免本州及江陰軍夏

賦且賑之粟

六年常州大旱水竭民饑仰哺者六十萬人江陰軍亦

乏食

開禧二年浙西郡縣夏秋時飛蝗蔽天

江陰縣志 卷二十四
十六年五月常州大水

嘉定十一年常州江陰旱蔬麥皆枯

元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江陰州大水

大德四年秋七月颶風水暴溢江陰尤甚民胥漂溺

至順年間閏七月常州路水沒民田

至正十五年十月六日近地起白虹是日午江陰州城陷

明洪武二十年常州旱

二十五年常州旱

二十九年夏常州大旱水竭禾槁死

永樂三年常州大水

宣德九年常州旱民饑官賑之粟

正統三年 江陰免糧四百六十七石

五年旱 江陰免糧一萬一百四十九石

八年常州夏旱秋大水巡撫侍郎周忱以聞詔免田租

十萬五千餘石 江陰免租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九石

十三年江陰旱

景泰四年十二月常州大雪木冰

五年正月常州大雪平地深三尺五月大水傷稼民流

饑詔有司勸分以賑贍之 江陰免租六千八百石有奇

六年夏常州旱蝗監察御史楊貢奏免夏租十五萬三

千餘石秋租二十三萬六千餘石

江陰免租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石

七年常州旱荒免田租二十七萬六千餘石

江陰免租五萬一千

一百八十石

天順四年常州水免田租十萬七千餘石

江陰免租一萬三千三百三十

三石有奇

七年常州水免田租有差

江陰免租三千三百石有奇

成化元年水

江陰免麥米五萬二千六百七十石

二年水

江陰免麥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七石

四年六月常州旱水涸運河幾絕流命廷臣按視免田

租之被災者

江陰免租七千三百石

七年水旱兩災

江陰免麥五千八百一十二石糧三萬七千八百六十三石

八年水

江陰免米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三石

九年水

江陰免米一千九百七十一石

十三年水

江陰免麥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石

十七年常州春夏亢旱秋大水平地泛溢沒田疇壞廬

舍人多溺死是歲大疫民用游饑明年春詔以粟賑之

江陰免租四千六百五十三石

十八年旱

江陰免麥八千三百四十二石

二十一年旱

江陰免糧三萬二千五百五十一石

三十三年旱

江陰免糧二萬三千八百五十三石

弘治三年由里定綺諸山崩泉湧是秋九月大魚出江濬
長十餘丈身橫著處不動衆剖其肉皆純膏取以照夜
未幾潮大至魚復流去

十八年旱

江陰免糧三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石有奇

正德元年旱

江陰免糧三萬八千六百九十九石有奇

三年旱

江陰免糧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五石有奇

五年夏大水浸淫三月自峯鎮西至無錫武進界幾絕
幾絕

六年夏疫

七年秋海潮溢

十年大水

江陰免糧三千五百六十六石四斗有奇

十三年大水

江陰免糧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二石有奇

十四年大水正月地震有聲如雷廬舍搖動

江陰免糧四萬四千

一百四十三石有奇

十五年冬麥抱穗而華

嘉靖二年饑

三年二月辛亥地震

五年二月雨大作壞民圩坦二麥盡死

七年十月庚戌地震

八年六月蝗飛自西北蔽天林竹岸草皆殘蝕

十五年四月壬寅雨雹平地積寸餘一麥死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

二十五年大旱人屑榆皮以食流殍載道

三十二年雨赤豆地生白毛倭寇至

三十三年日出時有黑圓如日者百數與日並麗又有

覆日如月魄而差小者日光茫昧四漏如綫

三十五年倭寇復至

三十八年六月大水

四十一年大水

四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夜大風拔木

隆慶元年訛傳朝廷選繡女民間嫁娶一時都盡八月初

二日大風拔木六晝夜洪水暴漲禾盡秔

二年元日風沙晝晦六月大風

萬曆元年十二月雷震

五年大水

六年蟲改折漕糧米二萬六千九百八十九石七斗一升八合每石折銀五錢冬大

雪木冰

八年大水

九年秋海潮泛溢陡起數丈沿江居民漂沒殆盡

十一年大水詔免租十之三江陰免米五萬三千九百五十四石六斗八升

十四年大水

十五年水災民食草根樹皮殆盡詔蠲免本色米一萬二千

六百六十石二斗四升八合折色銀七千五百九十一兩六錢三毫

十六年旱災改折正兌漕糧三分每石折銀五錢省免輕齋等

銀一千五百六十六兩四錢六分一釐五毫一絲奏請賑濟給散銀一千一百兩穀八百八十一

石一斗四升

十七年大旱民饑疫死者載道蠲免本色米一萬四千七百二十

九石一斗折色銀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三升四勺欽差戶科齋賑銀

五千七百兩賑被災民

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地震

二十一年電災漕糧改折二分每石折銀五錢省免輕齋等銀

一千五百六十六兩四錢六分一釐五毫

二十三年水災改折漕糧正米連耗每石折銀七錢省免輕齋等

銀五千二百四十九兩八錢二分七釐一毫

二十四年水災改折漕糧正米每石折銀五錢免輕齋貼役等

銀二千五百八十九兩三錢七分三釐二毫二絲

二十五年清明大風雨夏秋大雨

二十六年一歲兩災改折漕糧什之三免輕齋貼役等

銀一千五百六十六兩四錢六分一釐零

二十七年春久雨無麥改折漕糧正米省免輕齎貼役
等銀 三千五百三十 兩二錢五分

二十九年大禾無麥改折漕糧正米 二萬二千一百十 石七斗七升八合

每石折銀三錢五分七釐有零 低圩田無收知縣郝敬請蠲稅不得移

沙田無碍銀抵之災民得不困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時

地震

天啟四年正月晦日蝕甚紅有大星日懸中閩旁十一小

日環之二月十一大星如蛋自北移東沒復四月霽雨

淹旬傷二麥盡五月十九日雨五晝夜江漲漂沒五千

餘家男婦積屍無數六月中異星晝見去日有尺光動

播七月初三日雨連三晝夜後蔣烏稻復漂沒漕兌無

所出巡撫周起元疏請量折三分 江陰勘災九分五釐

量改折五分 五年正月十旬大霧人日晦聞雷三四月霽雨大無麥

六月初四日八月二十二二十三鼓鳴六七月旱署

印通判張得春虔禱得雨苗少蘇七月二十六日太白

經天

六年正月雪大雷電春夏雨不時無麥四月初八日天

鼓鳴六月閏六月大旱蝗七月朔大風雨拔木偃禾江

漲民多溺死冬不雨民饑采食圖山乳石十二月二十

八日木冰

七年正月朔至三日天鼓鳴西北雨凡十八晝夜不絕
十九日迄二十一日風雨雷電隨大雪雨雹二十二日
臭霧四塞鳥雀多凍死三月青虫食麥苗蝗生知府曾
櫻檄縣購捕蝗十二担給賞倉穀六石六斗秋八月虫
傷禾稼九月雨無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江流涸如帶

崇禎二年九月不雨至十一月

三年春不雨二麥萎五月二十四日雨至六月二十日
止禾菜盡傷八月霪雨苗不實流氛游警

五年五月不雨至六月二十四日學使甘學闕虔禱乃

雨

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烈風猛雨圩岸冲塌飄舍溺人畜
田禾傷濱江東北特甚九月二十八日風變田禾若掃
七年四月初七日晚黑雲起東北大雷電以風雨雹損
二麥盡巡按祁彪佳具題得旨發粟賑濟青蟲食禾兵
使徐世蔭祈於神青蟲死十二月初五日風雷蟄龍起
行雨晴暖二麥舒穗草木花

八年春多雨夏不雨損二麥六月雨連八月損稻民饑
十年元旦日有食之中秋後至次年春杪旦晚赤氣彌
天月色赤頰

十一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大風損麥過半六月

不雨至八月蝗飛蔽天食禾豆草木葉俱盡購捕不能

絕捕蝗三百餘石知縣馮士仁詳請漕米改折冬旱

晚赤氣彌天蝗遺子復生食麥苗十月二十三日五龍

垂天不雨

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雨小黑豆四月旦晚蟲聚鳴

於天五月旱蝗購捕

十三年春二月風霾雨土者久之夏五月不雨至七月

學使張鳳翽海防張嗣嘉率屬虔禱十日大雨苗乃蘇

八月虎至傷人

十四年大旱米價每石三兩有虎至捕得之

十五年元日大雪以客歲大無民饑疫死者載道

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月赤如血六月朔日有食之

按災祥之紀主於同民憂樂所其無逸以見先事綢繆之意若事涉妖妄如豕立鷓飛石言巫夢縱極詭譎于民事何門左氏浮夸昔人譏之奈何為艷異之續乎前志所錄甚夥概從刪却至入本朝來五風十雨豐年叠告從麟經書有年例登之禮則同其憂稔則同其樂牧民之職應爾也

國朝順治七年海寇告警廢江心沙渚居民轉徙流移載道

八年六月淫雨六晝夜禾苗爛死米價每石三兩十月

朔日食幾晝晦

九年三月詔復沙洲民轉徙者悉還業制府麻勒吉請於朝報可洲人

德之今廟
祀江滸

十年十一月大雪木冰

十一年六月大風拔木

十二年麥秀兩岐

十三年八月民間訛傳采繡數日間男女嫁娶幾盡

十五年有年

十七年五月晦日徹夜大雨旬日不止諸山迸裂出水

平地深數尺許舟航入市古坵皆崩

十八年六月大旱日中飛雪七月蝗至隨滅不為災

康熙元年

草根或屑榆皮食之十二月巡撫慕請旨賑恤之奉發

賑米六千五百九十石銀一千八百八十三兩有零

十九年夏六月大雨積旬平地水高數尺漂沒廬舍人

民死者不可勝紀巡撫慕疏請蠲卹

水災田六十三萬二千一百九十三

畝零本支
停蠲銀米

二十年大疫鄉城死者無算巡撫慕施藥療治之

二十二年正月至四月淫雨為災麥大無十二月雷

二十三年春正月雷電雪大熱

二十四年三月大雨六日水深數尺低窪淹沒

二十六年大風發屋拔木

二十七年四月朔日有食之夏大稔

二十八年夏旱蟲災是歲

聖駕南巡幸

自白十七年起至二十七年止未完錢糧概行蠲免

二十九年夏旱不為災十二月大風雪澤腹堅冰木生

花若五采紋

三十年七月十一日大風潮溢七月二十八日復作如

初沙田淹青

三十一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冬大有年

三十二年夏大旱高田禾萎秋大水低窪處亦淹傷

特恩也

糧三分之一

冬暖如春候桃杏梅俱花無雨雪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立春次日大雷雨又次日大

雪迥寒草木凍死鴨入河有冰斃者

三十四年元旦大雪至元夕半月方止路盡沒三月二

十九日大雨雹午節後淫雨十日大水無麥禾

蠲漕糧十之七

冬暖無雨雪

三十五年六月朔颶風海嘯洲民溺死數百人七月申

大風雨發屋拔木飄蕩千里

三十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夏無麥

三十八年秋有蝗不成災

三十九年大有年一禾九穗

四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有白氣長丈餘自西起約更餘

而滅四月淫雨大無麥

四十二年大有年冬暖如三春草木有花

四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大雷雨有冰雹數日不止夏麥

摧損

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夜月旁有大星搖動紅色秋

大旱災勘報災田五十七萬七千八百三十八畝題蠲地丁銀九千四百六十七兩三錢五分六釐米

一百八十八石三斗七升二合賑濟饑民大小口共三

十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一名給過米十萬八千六百九

四十七年夏大水不成災

四十八年有年

四十九年夏麥大稔秋有年

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子時地震

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食既十二月初三日大雷雨

五十四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大水低圩田災

五十五年夏大旱災池河盡涸禾苗萎枯勘報災田五十四萬八千

二百九十七畝二分題蠲地丁銀九千五百五十一兩

一錢七分八釐米二百二十一石三斗四升九合賑濟

饑民貧生大小口共九萬二千二百六十五名給過米二萬四百二石四斗三升三合

五十七年有年

五十八年元旦日有食之大雪麥大稔秋有年

六十年五六兩月不雨至七月望後小雨潮河竭江湖

不至高下俱災勘報災田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四畝一分題蠲災地丁銀八千五百二十

九兩八分米一百九十
七石六斗七升一合

六十一年五六七三月不雨東南鄉白田禾下種者十

之五既蒔者亦枯萎西鄉次之勘報災田七十八萬七

地丁等銀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兩九錢九分

百三石八斗七升八合賑濟饑民大小口共十

千五百三十名給過米二萬四千八百十九石三

初昏有星自西流至東聲隆隆有白光長數丈餘
雍正元年五六七三月不雨江湖不至八月

四等切報

五升六合又奉支撥米煮粥賑饑

斗柴四十九萬五千六百八十勛賑過貧生一百二十

名給米二十
一石六斗

二年七月十九日夜颶風陡發海潮泛溢濱江及江

蘆田岸塌田災廬舍多圯溺死居民百餘人署縣錫

詳報先捐俸給銀收殮遺骸并諭業戶借給口糧修

房屋隨奉藩司鄂發帑銀二百兩芒蓋坍塌民房又

撥留漕於本年十二月起至明年三月止煮賑四月

本沙業戶繆民堙徐德容吳傅霖張斗瞻趙元槐等
率經理共賑過大小饑民五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
名勘報蘆田七萬三千七百五十一畝三分題蠲課
八百二十
二兩零

三年有年

四年秋七月至八月霪雨兼旬水及平陸低圩田歉獲

久冬雨不止田禾滄浸已兌漕糧俱瘠變

五年大寒木冰

四望凝結如碎玉說者誤為甘露非也

八年麥大稔秋有年十月長涇鎮火災延燒居民數十家

十年七月十六日黃雲蓋天是晚颶風大作江湖泛濫

奔騰哮吼聲震響山谷拔木掃舍平地流出水數尺

以暴雨徹夜床床南北兩門水及城坂北外浮橋漂

傍橋里餘民舍皆壞濱江都鄙及各沙洲渚盡為波臣

溺死居民數千人在田苗稼連根掃蕩為百年未見之

災異

知縣蕭廷瑞勘明詳報奉憲發帑先行賑恤各沙墩保災民大口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五名小口六千七

百四十二名給過錢一千九百五十九千八百四十七米一百八十八石水師營被水兵丁一百六十一名賑銀

十六兩一錢後欽奉上諭今冬冰雪嚴寒來春青黃不接當預為籌畫奉

行發賑共賑大口二萬二千二百六十五名小口七千

二百七十二名給過米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四石一斗

三升五勺勘報漕田六萬六千八百三十三畝零

題蠲地丁銀一千一百十九兩五錢零米二千五百石三斗四升

四合勘報被災蘆田十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八畝七分

題蠲課銀三千四百五十三兩九錢零當時遺骸載道居民露處其僅生者朝不謀夕賴有錫邑封翁陶天璧捐棺六十具米一百石銀十兩

義民朱元升捐米四百七十七石七斗六升原任奉天府治中繆民塘捐穀三百餘石貢生蘇士弘捐銀二十兩錢十千米十石貢生繆永昌捐銀四十兩監生陳大受捐銀四十餘兩義民丁漢章全子監生繼鴻捐米麥四十石

職監夏敦禮捐銀三十兩 又贊監生錢祖宜 袁鳳

儀 夏宗瀾 吳國持 袁諧 施永修 生員王大

炳 王舟 夏宗洛 夏敬梓 周德明 祝式萬 童

生夏敬樞 耆民耿子良 祝生夏宗淮 徐廷藩 民人卞景

成 孀婦袁宗夏妻陸氏 王恪母徐氏 徐永母薛

氏 陳位育母袁氏 祝蔣氏 趙錢氏 錢繆氏等

俱各量捐銀米或出力募助收骸掩骼延醫施藥賑恤

接濟明年正月朱允升復與本沙義民陳君禮蕭履安

陳嘉侯捐米煮賑以贍地之乏食者沙洲重困用是少

甦奉 憲行查列冊詳報分別給匾獎勵并勒石縣治

誌之

十一年夏大旱秋得雨不為災

十二年六月初一日至初五日霪雨五晝夜初六日雷

電大作風雨驟至翻盆捲簾低下田畝禾稻花豆俱災

勘報災田二十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三畝題蠲地丁銀

九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四分零米二百十二石六斗

八升七合零查報災民大小口共七萬六千一百八十

六名賑濟五個月給發過米二萬一百五十二石二斗

十三年秋大有年

按荒政十有二所以聚萬民也我

朝惠養黎元減征薄賦異數頻加然成災率在七分以

上勤恤民瘼特沛 恩旨以被災至五分收成僅得其半

應准蠲恤其蠲荒定額亦視前有加至於州邑偏災無

分多寡悉得 題達際斯曠典良有司實心行之起哀

鴻雁而衽席不難也 何至繪監門之圖哉

乾隆元年夏秋之交霪雨間作低窪圩田被淹成災

知縣 蔡澍

詳報查勘災田三千四百三十四畝九分九釐 題蠲

地丁等銀一百五十二兩四錢三分九釐米三石二斗

六升六合零賑濟災民大小口二千四百六十七名給

恩詔內開冬月嚴寒將鰥寡孤獨貧民賑濟大小口十一月
六百八十七名給米一百九十六石六斗五升

大街萬壽坊火延燒市廛樓房十餘家

融風之虐動輒燎原備豫撲救

亦有司責也知縣蔡澍捐俸購置水龍火鈎等具分設
各衙署又按保置造大桶貯水滿盈以供潑救當事者
踵而循之則延
林之患可弭矣

二年六月初旬暴雨驟作五晝夜不止江潮河水俱泛

溢低圩田災

勘報災田四萬九千二百畝三分八釐
題蠲地丁等銀二千二百九十七兩零米

五十二石三合賑濟災民大小口三萬八千八百
名給過米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九石八斗又賑貧生五

上諭因連年被災將乾隆三年災田停緩地丁漕項銀一千
八百兩一錢零米二千六百
九十四石九斗盡行豁免

三年夏五六月亢暘不雨七月間東鄉各鎮蝗蝻業生

蘆葦中

知縣蔡澍親督胥役撲滅之

入秋旱益甚

知縣蔡澍虔禱得雨未獲霑足

阜田禾災

勘報災田五十四萬八百二十八畝零奉蠲
地漕等銀二萬五千八百三兩零米一萬六

千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所有災田除蠲尚有應徵
銀米俱緩至來年九月起分三年帶徵熟田起運漕米

半本半折賑濟災民大小口共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五
名給過銀一萬二百五十一兩米九千六百四十九石

九

禱雨疏

蔡澍

竊惟大田多稼恒資灌溉之宜洪範陳疇爰貴雨暘之若
惟民事莫先於稼穡天工必藉夫沾濡六事桑林書應湯
孫之禱三時泮水詩傳魯后之勤物有感而斯通理無往
而不復何期下邑游值恒暘靳傳說之霖山川滌滌布趙
宜之日蘊隆蟲觸物則裂石焦金及地則焚林灼潤西
郊雲氣空幻樓臺東海波臣莫施膏澤萎中田之秧馬野
草無青吼上隴之吳牛長河盡赤白頭父老對稿穗而神
傷稚齒兒童望石田而涕隕職明慙水鏡澁比魚枯漫膺

民社之司繭絲莫補妄竊循良之譽鵠刻無成抱如臨如履之憂椎心垆野切已溺已饑之痛蒿目郊原珠玉零墮呼九閭而罔應雞豚郵社即八蠲而難通百里就荒千郵延頸伏念奉職多慙當官有疚或政刑失理大乖造物之和或賦歛滋繁重予民生之戚或綜核弛而事歸叢脞謬戾良多或化導疎而俗尚矯誣愆尤不少罪由自作民期何辜凡諸擢髮之條甘受剝膚之罰伏冀天聽不遙神威有赫萃一邦沴厲之氣降殃總及一人鑒萬家呼籲之同來蘇及於萬彙豐隆駕而邴邴興雨屏翳集而杲杲潛暉風遂萍飛霑足歌於頃刻月離畢宿滂沱沛於須臾則起稿回春四野感施生之德轉災為瑞三農歌婦子之寧齋宿抒詞悚惶待命謹疏

紀賑詩

蔡澍

朝行暨城東暮宿暨城西車殆馬亦煩去去將何之為言捧檄來賑我蒸民饑白余來澄江三載罹瘡痍辰已邁潦霖原隰成塗泥今歲大旱乾收穫艱糠粃嗷嗷遍哀鴻玉食與桂炊監門繪圖入荷此
思綸垂江鄉十萬戶普賑良難施所貴杜言濫庶以全黔黎
單車走四郊按籍登門稽孤村送小集詎憚兩足胝風沙

障面日雨雪侵膚肌胥役走且僵喘息無定基事
米帑紛而岐米固重粒禾銀亦
民
老翁扶杖來稚子牽衣
更擊
巧妻跛跚及區傳
襄橐滿負戴筐筥交提携豐年等菴哀凶歲成
返蓬門滿餐勝肉糜豈知官長勞督給迄無時亭
食宵眠尚嗟咨再賑復三賑務及來半期民得數
已半載疲側聞窮巷問寡婦涕漣洩自言賑不及里中
其私乃知博濟難堯舜猶病之中夜起長
嘆端負垆牧司安得太倉粟大賚無子遺

四年秋有年

五年麥大稔秀兩岐秋七月後濱江沙洲青蠹上

節勘不成災

知縣蔡澍親詣查勘分別被災輕重詳報奉文未准允隨酌定輸租分數詳請

遵行業佃相安又請借社倉穀石以資災民生計

孤獨各予撫恤其詳稟云切卑縣地方沿江沙洲生虫

傷損禾苗前已具稟憲鑒今卑職親歷冬沙傳集地

保鄉老等驗明虫身細小潛生稻稽空心中暗食苗節

無形可見實屬天災非人力所能捕滅也早職逐近查勘被傷八九分者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四畝零傷至五六七分不等者二萬九千八百六十五畝零現存造冊具文詳報外伏查早縣額賦平田一百一十三萬五千四百畝有奇又沿江沙田一十二萬七千五百九十畝內地禾稻茂盛年穀順成即沙田內有種植花荳者又皆收成無碍且每畝夏租一斗秋租三斗六升較租息甚輕是以查閱各保佃報呈咸以減免租籽爲重並不曾以些小虫傷敢有他望也惟是租有額重輕若不議定成規則臨期收穫多寡不齊不爭執之嫌今早職仰體憲臺關切民瘼至意議敢將辦理緣由上陳憲電早職查沙田田每畝額賦三分八釐不辦漕米是錢糧不一之矣且濱江臨潮早澇無虞累年豐收大戶與內地之碎星小戶貧苦者各別處亦不至大見艱窘惟是佃農自奉乃已費用一旦收感誠恐不免以上者諭令業糧被傷五分者還租一半被傷六分者以次遞減

農薄有收成工本不致全荒至業主原係藉田辦賦今被災田畝惟令捐租濟佃而錢糧仍催依限完納恐其不無拮据擬將捐租各業所有受傷田地應完課賦容早職摘出註明坐簿暫緩催輸俟來春奏銷之前再行催完則物力寬舒而辦納不致匱乏矣再沙田各佃花豆既屬豐收災田又減租息且內地成熟將來米價白屬平減目前可無口食不給之虞如殘冬歲暮沿江被災之處查有老幼孤寡日給不敷之輩容早職捐給養廉稍爲接濟仍俟明春青黃不接之時於該地設廠減價平糶再酌量借給社倉米穀以供東作之需至巫山石牌各墩保雖屬平田緣與沿江沙田接壤故受傷相等似應一體辦理庶幾業佃各得輿情歡悅上不煩憲臺題達之繁下不致有艱難失所之慮是否妥協合稟憲臺核示遵行

六年七月十九日颶風起沙洲潮災民舍漂沒

知縣蔡澍親詣

查勘先行捐俸撫恤并給資修葺房屋隨勘明情形詳報奉文暫緩本年蘆課俟來春趕奏開徵其詳稟云切早職地方於七月十九二十二等日狂風陡發雨繼作江潮驟長汎溢入港濱江沙洲被潮滄浸勢甚

涵湧卑職隨卽衝冒風雨親臨查看被潮情形先行具稟今幸水勢稍退復單騎遍歷各沙圩保詳悉查勘除離江稍遠之處潮未及幸皆無恙外其近江及江心洲田種植花豆者目下正將收穫之時忽被潮水浸沒不無傷損至於藝稻之田早者已經結實晚者尙未生苞俱各無慮惟中邑稻時方含花吐秀未免稍減成色卑職卽傳集業戶圩保并佃民人等逐一詢問據稱被傷田地有限不敢混請詳報致罹冒災之咎各行具結到縣其圩岸坍卸之處現在分委佐雜各員趨督挑築限日完竣惟是海濱居民被潮衝突室廬湮沒露處可憫但禾稻旣不成災未便請撥公項卑縣已親臨勘明倒塌房屋間數飭令圩保挨戶造冊一縣卽捐養廉分給各戶令其修葺若住鰥寡孤獨之家被潮乏食者亦分別酌給撫恤俱各相安合將給過修葺撫恤之數另冊呈稟候核再沙洲去秋虫害卑縣曾經稟請借給社穀以資民食例於今冬催還不料又值風潮恐催收之期民力不給合先預行稟明至期另請酌奪伏候 憲臺鑒核施行

七年秋大有年

八年夏麥稔五六月間霪雨時作低鄉被淹者間生青蟲不爲災東南鄉高田俱大稔

九年夏麥稔

催租行

宋 范成大

老父田荒秋雨裏舊時高岸今江水傭耕猶自抱長飢的知無力輸租米自從鄉官新上來黃紙放盡白紙催買衣得錢都納却痛骨雖寒聊免縛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送江陰呂彥行

宋 蔡肇

家東南田甫田一畝種粟輸千錢邇來旱暵憂無歲坐此失計長江邊下田鳧鴈若烟海高田蒼黃塊磊磊飽把犁耨向屋眠浩歌不憂顧田在歸來買鐵利耨耬有知不無復收它年滯穗萬夫飽曾笑宴臨祝滿篝

苦雨

宋邑尤袤教授

十年江國水如淫，怕見三秋雨作霖。可念農家妨卒歲，須煩風伯蕩層陰。禾頭昨夜憂生耳，木德何時却守心。兀坐書窗詩作祟，寒蟲嗚咽伴愁吟。

眠勞

宋僉判陳剛中

暨陽古澤中，今歲仍大水。舟行民田中，一浪四十里。農夫相對泣，父子飢欲死。酷吏亦何心，誅求殊未已。豈緊竭膏血，直欲剝膚髓。哀此無告民，有生皆赤子。天災自流行，助虐亦何理。我愧才術疎，陸陸佐小壘。熟視不能救，有淚空自灑。皇心念下民，惻怛形詔旨。丁寧既諄復，象魏幾黃紙。要須盡蠲除，仰稱德意美。人微言或棄，歸休從此始。

求稻種

元邑許恕人

百年多難寄殊方，江草江花滿意芳。避地不知茅屋小，到家應念石田荒。東吳秋後思蕁切，南國春來浸種忙。野老倘分紅稻粒，黃雲應遶杜陵庄。

旱鄉田父言

明宋無

疲牛病喘臥桑間，條磽閑眠麥地乾。殘稅驅將兒子去，豆畦却倩草人看。

雨中

明邑孫作人

江南斗米三百錢，抱飢閉門人晝眠。衾稠入市不論直，破竈日中炊濕烟。

賑饑詩

明巡撫周忱

艱難百姓實堪悲，大小人民總受飢。五口不燒三日火，十家關閉九家籬。隻鵝止換三升穀，斗米能求八歲兒。更有兩般堪歎處，地無芳草樹無皮。

憂旱行二首

明邑曹驂人

金風逆行南斗第，立龜無光斗柄折。赤日下烙坤軸絕，炎歊毒山山石裂。東南之地再流血，安得風吹閭闔開萬里。笑聲動天闕，妖虹公然貫白日。東南雨氣西方出，雷公縮項雲中臥。應

龍抱珠海底蟄去年餘丁今年畢地下飢魂可得知明年
無寒骨

凶年上當道

明知趙錦

慚為乞丐耻窳墻難忍迢迢白晝長判割夫妻傷大義強
將兒女救飢腸一盆火炙心頭熱滿鑊湯煎骨肉香寄語
肥甘當道者此時何暇又征糧

湖海俱溢紀異

明邑任道狎

七月江海溢波濤逐颶風尾閭連浩渺大陸總飄蓬民舍
江豚沒官城海市空東南一萬里浮骨幾叢叢

賑飢行

明邑陳體文

萬家無烟麥未熟太守念民思賑穀移文下二千石一
縣有鄉三百六里胥報各入城市扶杖隨趨末飢腹絲官
事多未點名今宵且向塔頭宿天明乞食人未有日出開
倉吏催走人多穀少給一斗土塔吏胥更索酒老婦村邊
望何久遙見歸來若空手翻身入門掩淚泣徐聽呼借
鄰曰傾囊莫恨日不盈我猶得歸米入口請看城中廣

寺寺前多
少飢民死

憂旱用衡父韻

明邑薛章憲

六月累卅日不雨苗欲枯哇壠龜兆拆不秀有矣夫豈但
憂粟米兼恐無穰穰小民終歲勤一飽庶意劬下以給體
粥上以供賦租公私兩失望安得無嘆吁白鵝既以刑蒼
龍亦已雩天邪人鬼邪誰實任其通縱愆四為虐暴疋彼
其辜庶見月離畢觸石云起膚人衆者勝
天要亦不可誣悲歌聊當泣因言遂成飲

種麥行

明邑袁堯臣

他家種麥歌兩岐我家種麥牛尾稀一朝忽被風雨摧未
秀已作箕子悲自從滹沱一飯後大壘小瓶竟誰有護鷄
主人痴更駮捐舟好客何時來

見驅蝗者憫而有作

明邑陳函輝

秉穗禾穡利蟪螟蝻賊災追求憐寡婦喪亂及汙萊荆布
隨時典麻裘別樣裁天心猶未厭留告小東哀

奉

旌善碑記

國朝 知縣 郭純

夫秋七月江以南海潮汎溢蘇松常被災地方凡一十九州縣而常郡之江陰沙港居民漂歿流亡不可勝數前制府尹署制府漕院魏巡撫喬方伯白廉使刁觀察劉郡守李洞悉江邑情形聞之

當寧蠲賑之令大沛

殊恩各憲竭力奉行令淮郡守朱公亦其襄厥事然而人皆餓殍水滿浮屍安得盡人而濟之幸邑中紳士繆民塘已下能好善樂施并隣邑陶封翁天壁諸君交相協濟有操舟撈救者有備棺收瘞者至給粟米銀錢並施醫藥所全活甚多

天子聞知重加褒美夏秋間制府高公兩奉

土諭凡好善樂施者悉遵

旨給匾示旌而又檄縣建碑舉捐資姓名并所捐多寡實數詳名泐石垂之無窮純承乏茲邦猥董茲役伏思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末俗澆漓由來久矣不謂周禮有任卹之義春秋有救災恤患之風乃於今日復見之於是奉憲檄

而布

恩綸俾暨陽申浦間耕夫織婦白叟黃童皆曉然於

朝廷之獎善若此將好善之念油然而生出一邑推之即以風示天下胥是道也爰為之記而并載樂善姓名各於碑陰

癸亥夏五霪雨後省視村落

蔡澍

年來黍粟重璆琳辛苦三農力不任人慮恒嗚成早熨熾封豕躡兆為霖

屏翳豐隆散滿空森森銀竹舞迴風突無烟起塗無轍幾日淙潺澗壑通

霽色初明雨散絲町疇鹿跡少人知平原恪比菱花鏡不沒青秧翠葢姿

宣城簾閣靜焚香若個衝泥盡日忙溝澮淺深資蓄洩執巾還為過橫塘

父老前來為汝陳牽蘿補屋莫嫌頻桔槔雖暇休閒曠豆架瓜棚手自親

初霽涼從北澗生飯牛人趁柳陰清依稀故國巖耕趣八載雲山計未成

舉網銀鱗出水濱青精麥飯照顏新瓦盆兒女年年樂笑爾東西南北人

人迺夢衆維魚洒澤飛甘仰太虛近郭風光看不足周
原何處不菑畲

論曰禴祥之類史家多入五行志蓋本洪範庶徵之義而
兼春秋書變異之法也觀此者可以驗世之盛衰焉當世
之盛必惕然有敬天恤民之隱則災反爲祥堯湯所以遇
水旱而民不病也流及旣衰且汰然以天變爲不足畏民
常爲不足恤矣史家謹書之有以哉有以哉後世不察於
是獻媚者侈陳瑞應好怪者臚舉不經非其旨矣若一邑
之志亦必及之者則以其應各見于所分之野也恭維我
皇上誠求保赤一遇水旱輒發帑賑濟并

論大小臣工先時籌畫無俾一夫之不獲

澍

涖江後水旱

微寢纔一二見耳餘皆年穀順成民氣和樂然心常惴惴
焉蓋旣備員一方則一方之失所固有在其咎者矣中牟
親川豈伊異人安在轉移補救之非有司事耶因并舊志
所傳及近今紀載備書焉竊嘆我

朝曠與千古未有而

澍

躬逢

聖治以與百姓共享此豐年之樂宜如何慶幸也

拾遺

自有宇宙卽有人文其美者爲神奇其惡者爲臭腐萬物之理囊括盡矣安得所遺者而拾之哉然唐人設官與補闕並列義取糾繩匡正則殘編軼蹟覘風教焉詎苟而已耶自漆園卮言義恭新語厥後叢書說苑沈洋汎濫類多稗販雷同非餘剩也若乃見聞杳渺憑弔蒼涼感荆棘于銅駝悲河山于玉馬又或荒原委巷豆棚瓜架間偶語清言亦復泠然可聽雖論非一致而旨有要歸擗摭蒼萃人棄而我取之比于燈炮酒闌餘音之在梁塵矣寧不足爲全乘之後勁乎志拾遺

季子遺事

春秋左傳襄公十有二年吳子壽夢卒諸樊兄弟將立季札札辭至哀公十年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前後七十有七年季子辭國當在成童之歲逮率師時年將百齡矣謂子期曰二國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師以為子名務德安民不亦可乎洵黃髮格人之言也王充論衡云季子讓國耕於延陵之野當夜出遊見道左遺金有披裘負薪來者呼而語之曰子盍取彼金乎薪者怒而作色投鎌於地曰何子自視之高而視人之下也五月披裘採薪豈拾遺金者哉季子問其姓名不告而去申之水元王逢題季廟詩也序云廟在申港大阜上去阜二十餘步有田二畝名池子區為宋呂舍人花園方治園時呂夢神人告曰吾季子也汝鑿池處吾實葬焉汝能止吾將祐汝不止將絕汝世呂不之信鑿池及深而墓見焉遂移其墓今廟後者是而呂果貧喪無後倪雲林瓚贈江邑季丙卿詩云季子蕭條千古心斷碑荒塚在江陰行人過客寧知此春雨年年江水深君家正在延陵郭世遠義風猶未薄誰識寥寥末裔孫種杏成林惟賣藥按季子之後在江陰者皆吳姓今據雲林詩是季姓亦有祖季子者矣

春申遺事

戰國策黃歇從楚太子質秦秦白起引兵拔楚夷陵又攻鄢郢西陵歇見國危上書秦昭王而罷兵復遣太子逃歸獨身留秦可謂壯哉後太子立為考烈王歇為相乃聽舍人李園計幸園女弟環有娠進于王以陰奪楚國論者詆為四君之最下唐皮日休碑其墓云歇徙楚都于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左矣猶欲以吳為宮室以魯為封疆甚矣春申之闇也哉杜牧有弔春申詩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皆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邑人宋葛立方有詩云西秦豈謂贏為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逞邪謀千載下自有定論也

郭璞風水

璞家暨陽黃山北長村葬母兄于席帽峯下有誌云北阜烈烈巨海混混纍纍三墳惟母與昆形家指祖父埋骨處謂可利其子孫輒引景純碣記然景純為王敦所害禍且及身世人謂青烏之術為可信者請觀郭墓也

庾氏被難

中興書曰庾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温忌之諷免希官初郭璞

筮冰子孫必有大禍故希避地暨陽及温誅希弟柔倩聞
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温所誅可見數之前
定而趨避終不能免者雖
以景純之先知其如之何

塘戍宜設 皮光業見聞錄曰張郁潤州小將也鎮海節度使
周寶差郁押兵士三百人戍海次光啟二年春正

月正旦 酌酒殺使府安尉軍將度不免誅遂作亂潤州差
拓拔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取道江陰突入常州刺史劉

草以無備降潤州兵至郁奔高霸于海陵此楊舍至門
黃山黃田秦望鄭瀆孟瀆庾塘之戍所當警備也與

奏省齋費 宋志云天聖元年以天慶聖節齋醮費廣詔禮儀
院裁減江陰道士許自然進狀云黃帝內傳西王

母降于帝宮帝為設食王母云仙象不飲不食豈欲人開
之饌乎請自今止備香燈花果山泉藥苗宰臣馮拯以其

言奏之自此
齋醮不用饌

明將死事 明史載元至正十七年六月太祖克江陰十九年
四月命吳良鎮守數敗張士誠兵二十六年癸未

士誠來寇明祖自將救之士誠遁吳國建元之二年今吳
禎副湯和為征南將軍禎借兄良同守江陰者常破偽吳

水寨擒其梟將朱定明勲臣傳諸將郭英廖永忠陸
周德興王志金朝興楊璟李新胥有下江陰之功獨

侯桑世傑攻江陰石牌海寇樂瑞挺戟躍馬陷陣死將
怒奮擊奪舟擒瑞江邑為南北喉鑰必爭之地明時糾桓

之將多聚于此吳氏江國海國二侯克敵保障廟食不泯
世傑以死勤事綏靖封疆而祀典闕焉至今音響消沉亦

可悲也哉故
表而出之

前明倭難 始於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三月兵備任公
環敗之南沙復蔓延江陰知縣錢鏞主簿曹廷慧

死生捍禦事見本傳時則有孫阿佛曹鬍子陸朝郭泰張
關葛生等事孫阿佛市中少年也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倭作木術裹以牛草攻北城將破孫乘醉登城呼曰倭賊
何在俯睥睨笑力舉三百觔大石擲下碎木術打一倭足

反出背上曹鬍子同伴三十餘人列濠外倭至皆渡水遁
曹殿後倭酋追將及城上人厲聲曰曹鬍子不可退曹回

首倭已逼遂反兵刺倭倒眾集共殺之曹主簿親兵陸朝
郭泰者素驍勇禦倭九里河倭十三人渡水至眾逸朝泰

立高岸視先渡者櫓格之墮河倭黨揮刀繼進斷櫓并落
朝一指朝負痛大呼奮躍格殺羣倭奔遁城中畏倭用火

工雲系志

砲丐者張關竄入倭營習其語倭狎不疑乃潛取其銃彈入城葛生賣卜人也父子被俘併于營倭火藥盡葛請留子而代市藥藥至葛復請同製陰習其法乘夜竊藥與子縋入城因是城兵知以銃彈擊賊城被圍四十日士民亟援師無敢出者老儒薛直諸生沈受益奮身潛行直赴撫軍受益赴按院九死得達援至而圍解續倭犯太倉任兵使檄江陰兵三百堵禦方進史家浜倭斷浮梁我兵李梓俞謹王忠劉誠葛復張四俞泰田誠楊繼賢趙紀子八十餘名皆戰死初紀應調其子傷父老卒以身代父死焉陳周朱貴者江陰許容僕也倭犯崇明沙有司僉民兵赴援周貴隨其主許容抵崇貴先登所殺過當身亦被數創死後倭犯楊舍周復隨容禦之廟旁戰數合失利容以身免周死之次日容集兵夾擊為周復仇倭乃焚舟遁松郡推官吳時來練兵抵江適他郡解倭首七級至時來怒呼酒挾倭腦吞數甌曰吾為鶴州雪恥矣鶴州錢侯字也錢有祭死事吳兌文曰鶴州主人憫吳團長之死也而弔之嗚呼予以千人拒賊千人走而予獨後汝以百人追賊百人免而汝獨死噫予幸而汝不幸爾哀汝所以傷予也汝死矣而予哀之彼走而免者與聞風而避者其愧死乎否也時兵備王崇古恇怯甚公請兵戰不可得宜其言之激以

痛也以上統係罹難者故牽綴書之倭之蹂躪遍及閩浙青徐終世宗之世淮甸靡有寧宇夫亦明代禁防之廢弛與也

曹淵死事

淵字伯淵宋駙馬址之裔孫也氣勇過人元季盜賊蜂起里中糾義社推淵為首出米千石供軍食

淵率父老迎謁因賜御書榜為義軍帥以禦張士誠軍功授統領民兵元帥守秦望山轄沿江諸堡洪武元年士誠平義兵歸農有劇賊流入觀山劫掠淵投袂集兵纔滿百人即馳與戰手殺數十人為流矢所中而卒時洪武二年江陰侯吳良以淵死事上聞詔贈浙江都指揮使司同知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學士宋濂作詩輓之焉

止德三忠

明武宗朝逆瑾傳勅譴責忠良曰為奸黨勅中五

學靜安甫史借山良佐貢史以奏章忤黃小江昭御史貢瑾同時蔣御史亦以詩忤俱忠直得罪亦一時之盛云

李忠毅公遺事

海虞錢牧齋跋忠毅遺筆畧曰江陰東原里名長涇赤岸牛宮豚柵比屋相望中有二偉

人爲一爲宮諭文貞繆公當時一爲御史忠毅李公次見李即文貞夫人弟之子也予與當時遊因識次見兩公以劫瑞被禍奄敗後得卹錄次見子遜之鈎摹檻車遺書刻石余觀之老淚霑紙如縷糜不絕次見之訓子本忠孝教尊讓當飲章急徵時無湫攸孤憤之詞蓋其天資近道而又涵養于神廟中年化成之日宜其既和且平若此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婦女猶浸灌于先王之遺教孔子曰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不其然乎寧都魏叔子禧嘗至江陰寓落落齋序公年譜以爲日月晦蝕天地易位之時尙有人如是其稟于性成于學者爲不可強又序李遜之膚公集云江陰多志士甲乙間嬰城而守甘鋒刃如飴至闔門數十人趨死無噍類者洵乎頑廉懦立惟公之大節有以激發之與

朱養時殉難

養時逸其字江陰人也順治乙酉大軍執弘光王北去魯藩監國於紹興授養時爲兵部郎中丙戌五月紹興帥潰魯藩退保舟山以張肯堂總閣部事明之浦臣亡將俱在焉至順治辛卯前後六年大兵渡海克其城魯藩駕小舟遁學士張肯堂自縊尙書吳鍾巒將軍劉世勳等文武大小臣僚赴火蹈海者數百人養時死

之名載明史張肯堂傳詳見定海縣志但
以事閱滄桑後嗣里居俱無可考惜哉

盲蟲忠節

劉蓼雪字蔓坡別號石櫛爲江陰諸生甲申之變棄妻子往來吳粵間自號盲蟲者言其蠢動如蟲又盲無見也後忽携竹筐衣敗絮如乞者狀汲汲狂走相識者呼之不應金陵城內相傳有人哭于鍾山明太祖陵者七晝夜矣尚不絕聲流寓黃州杜于皇曰此必盲蟲也往覘之果然乃相持大慟而歸常臥市上仰天嗚嗚或仆地轉輾如大疾苦狀曰天喪予至八十五歲卒死于道路或曰盲蟲以一匹夫而欲與天爭短長譬之擊父逐日徒竭其力以死耳悲哉

覺浪忠節

黃鍾字呂侶號音古邑諸生從梁溪顧端文高忠憲遊以理學著及忠憲罹禍鍾往哭祭歸卽棄衣巾自號覺浪丈人隱居村野不入城市鼎革後遂發癩疾日夜坐山巔咄咄如與鬼神語如是以死

漁叟忠節

陸望來名蘇江陰諸生也值甲申國變舉家遷于舟漂泊海濱不復登岸冠婚皆在舟中焉業投網捕魚令童子携入市換米以自給風雨之夕輒仰天長號至聲啞不能出語相識棹艇來訪者皆以書代語卒年五

十遺命葬於海島

餅師忠節

賣餅叟逸其姓名崇徵間居城北少為餅師年九十餘甚矍鑠日負一筐餅入市賣賣已卽沽酒

醉君山巔唱大江東去詞歌已輒北望中原嗚咽流涕叟生五男十二孫及曾玄多人皆業餅見流氛漸逼命其冢孫遷錫邑與兩地得有遺種也後叟聞大軍破金陵自沉于江以死子孫俱殲于乙酉兵難

山人方外忠節

白石山樵者崇明蔡仁溥也祖為海賈貫世萬遭明季亂盡散與族人子身流寓邕之白

石山教授村中順治間其徒有為博士弟子者仁溥不交遊惟與華山和尚往來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語似楚音順治初忽來匏子岡栖社神廟捆屨易食不二價見人不語而笑人問之輒大笑每當山水佳處顧影臨風輒自鼓掌破顏又有道士者順治年間居江陰席帽山冬夏簪冠麻履入市得飯必北面拜哭而祭人問之則大哭不休一日和尚邀仁溥訪其廬道士方陳芋栗哭祭庭中呼明帝者三和尚與仁溥適入和道士哭聲慘厲震林木逾年道士辭入終南山出方書一卷授仁溥曰子有仁心者盡以此為民療疾乎仁溥用其方治疾輒奇驗仁溥死其徒葬

之定山北麓

惠連遺事

連字子及司農少卿公之曾孫受學于陸子方文圭嘗作江草郝鑒二贊以見志元至正間江陰亂

挈母命及諸甥姓間開羅難避地吳下王逢原吉嘉其行作惠孝子詩以贈之云吾邦龍虎村中有宋朝司農惠公之曾孫司農三登巍科蚤選衛王婿兩作茂宰一出漢朱轡百年雲散金碧氣衣冠禮樂八九存曾孫自號轆轤生又號蹇連子負材弗施甘與世相忤未嘗入城見州尊掉臂決去如有損日但讀書蓬華門講畫授弟子偷宛問清温堂前植橘堂後萱百畝之田五畝園征夫道嗚汗顏赤抱膝方看高鳶騫優哉游哉樂難讓游兆涪灘歲天狗關坵樊達官大家驚潰奔水鮪陸塵盡嚼吞是時轆轤生挹懷膺屢捫非不能持挺刃佩猥肫靖鄉國清扎昏母年八袞罔極恩外孫在侍傍無援誓全古孝義坐使薄俗敦携扶于野蹇涉于壘慘冒霧露饑採稻藁妻孥臬兀兵火際亦解委曲奉壺殮天道昭著神祐護卒得命脫蟻聚并蜂屯蹇連子蓋嘗自撰江草郝鑒累百言文焰炳若星斗繁聞諸人臯者號魄鏡者喪魂江郝名與垂乾坤乾坤蕩蕩敞帝閭我歌三反烏蒲原春風一夜回孤根

狗屠孝行

崇徵年間青陽里人張姓失其名業屠狗其父母皆老而好飲狗屠日覓美醞鼓腹吳謳舞蹈以侑之二老歡然酣醉扶携就寢乃休二老年皆九十餘而歿狗屠年已七十晨夕思戀嚶然作孺子泣後以業付二子二子亦能色養如屠之事其父母夫烏反哺羝跪乳矧以人而不如物乎然則屠沽者流亦有老萊子其人耶

菜傭孝行

順治年間章尙之貧無室母年八十餘奉之盡孝以販蔬為業得值養母每飯必具腥夕設酒凡事必求其親喜悅偶醉忤於市或叱之曰訴汝母即斂手退避惴惴然惟恐母知而怒也歸則跪伏母足邊時其饑飽燠寒以為常吁賣菜傭之孝養也如此

曹茂春尋父

茂春小名阿虎吳氏僕也甫三歲其父遠逸母姚氏守主家春長聞父在閩泣辭母齋五日糧携一襲衣出尋父行數日糧盡又數十日衣敝抵衢州過仙霞薄暮遇虎春直前叱之虎帖耳去遂抵福州初其父至閩投督標下會臺灣生番越界調往征之有功歸獲賞賜復娶妻生二子置產土著留春數月遣歸迎其母春回江白父命母不肯去春再往復命于父則父死矣後母與其弟改嫁臺灣人春渡海抵臺尋訪遇之詢父葬處後母

言在某鄉某坵春欲挾弟歸後母不許復渡海到福謀負父骨歸葬至其所墓無封識荒塚累累卒莫能辨悲號行乞歸主高其行脫僕籍春微賤人耳乃能匍匐山海間折旋萬里尋親所謂得于性者也經歷生死大故終不克遂其養父之志為可悲也夫

王錫瑞尋父

錫瑞名廷璜華墅鎮人父佩林康熙十九年緣前縣虧帑事與母趙氏徙配西安府長安縣瑞年二十餘守家不得從歲時悲號思慕康熙三十八年辭家往陝尋親徒步三千餘里見父長安陌上時母趙已死瑞聞慟絕奉父命負母骨歸葬越明年念父老復至長安值佩林衰病不能充伍瑞哀懇當事領歸許之遂復六千里背負父抵家終養而卒計兩次往返二萬餘里踵決趾跋晚年患足跛不能行步卒年六十有六里人以孝行可嘉呈請記之

夏瀛尋父

淮郡鹽城縣諸生夏瀛祖世業儒父鑽行賈江湖瀛藉授徒贍其母乾隆建元之十有一月鑽與其姪孔昭挾貲販魚蕞來暨陽主鮑肆曹姓二年春正月十有五日鑽收其貲買舟歸留孔昭收餘值昭得值于二月

三日返其家瀛亟詢父奚在孔昭駭曰歸且久矣瀛懼然
驚舉室倉皇瀛辭母星夜奔暨陽叩曹姓如孔昭言復走
詢船埠楊姓者曰前月有淮客僱泰邑李秦船水手二并
峇爲三渡江去矣奚問爲瀛不得父踪跡訟于官知縣蔡
澍牒泰邑提鞫蔡始得顛末蔡之船于正月十五日水手
侯陳兩人送客來暨至二月而船不回蔡沿江訪至武邑
庾塘之渚見其船摧壞里人云大風濤吹擊至此始知鎮
與水手俱覆溺以死也讞定瀛辟踊仆地既絕而蘇踉蹌
欲投江以身殉父縣以母在諭止之日夜向水次哀號其
聲與海潮之悲嘯相應也方事之亟瀛由淮歷抵江泰武
三邑折旋狂奔者千餘里且哭且馳委頓就斃而不遑息
縣憫其慘切懲船戶報遲暈復令延僧江許招魂設祭焉
卒事瀛辭歸縣給以詩廢蓼莪旌匾資遣之復贈詩曰送
爾泣然涕欲零長淮風急雨冥冥鵲啼老樹朝痕碧鬼泣
寒江夜火青滿目山川悲陟屺中宵魂夢憶趨庭南陔無
句憑誰補淒絕笙詩不忍聽夫人死首坵常也溺于江變
矣爲子者不幸遭此肝腸摧裂固其宜也而瀛之
創深痛鉅有異于人者書之以志鮮民之悲云

周有娘遺事

女程嬰者沙張白定峯爲周士良女有娘錫名也女父酒人耳以女許字李燮亦酒于酒竟醉

死女聞訃卽往承服撫柩慟欲身殉或解之曰汝夫不能
守身養父母不孝大矣汝又以身殉之是重夫之不孝也
曷若忍死而奉翁姑乎女止葬夫畢而姑又亡女曰翁鰥
妾寡難共處謀于父爲翁娶姑焉踰年翁幸生子姑得廢
疾不起女身兼子媳保母之任者五載幼子漸長而姑疾
亦愈女曰兒所以不卽從夫于九原者慮姑病叔小耳今
翁無姑而有姑無後而有後可以報吾夫于地下矣遂縊
而死女旣死靈爽不滅時見夢于其父道以居貨之術得
息分養翁姑者又數年一夕忽夢語其父曰某日有匠氏
以器售此奇貨可居慎勿舍至期果有以兩棺請值者父
曰噫吾殆將終乎如女言售之未期月而女之翁始相繼
死因以所置器殮焉而父夢亦從此絕矣悲夫守節婦人
之大而孝養保孤爲尤大殉節婦人所難不死于夫死之
日而死孤成之日爲尤難有似于程嬰者女與沙張白比
隣張白奇其節欲同女父聞之縣以其詳列諸志乘而其
父日醉少醒時因不果前志所載甚畧今綴錄補其遺焉

陸氏遺事 氏夫宣姓逸其名與氏父母若兄俱乙酉城破時
四郊多警氏着相服以居上下縫紉以便寇發時奔逸也
後際寧靖氏孀居常着相服無間寒暑雍正年間見之氏

年八十餘其弟亦七十餘矣門族俱盡二老伶俜相依後數年而歿氏紡績得金倩畫工圖已像內青初服外罩恩錫黃紵衫蓋自夫歿後終身不解衣臥云今採訪所載甚畧且卒年未合故記其詳以正之

陳氏烈行

乾隆七年十一月奸民鳳朝選潛至俞金聲家將其妻陳氏挖傷兩目并腮頰里隣奔救解縣鞫訊

係圖姦不遂行兇縣將朝選禁擬十二月初二日獄卒報遲忽仆地自殞眾快其遭天譴氏鄉曲婦人能守身于強

暴凌逼之時寧死不回詳憲給匾旌獎嘗讀野有死麇之詩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遊女能拒吉士之誘孔子美

而錄之然遊女出于從容今陳氏出于激烈非由德教之漸摩者深歟王道之行視于鄉觀此為尤信也

李玉仁遺事

仁本農家子粗知書義慕節俠比隣有少年聘妻貧不得娶妻父母憎其貧以女與武貴人為

妾仁謂少年曰子盍訟之官乎少年曰彼權勢熏燦訟則若燎毛于紅爐也仁聞之大怒然自忖力不能勝武人乃

偽為輿徒日伺候武人門久之聞其妻若妾欲詣嶽廟進香仁大喜厚遺其徒與之謀且日其女登輿竟昇歸少年

家武人大怒訟于官仁亦奔愬官鞫少年先聘狀不直武人少年夫婦得偕老邑人稱李為義士焉萬曆年間事也

鄧添葬主

添元至正人其主死于邊添于兵間負骨歸葬王逢有義鄧詩云吾鄉有鄧添千里負土骨晨夜竄

草間宛轉皆寇窟胼胝苦何辭性命間一髮日車皆濕侵虹暈或抱月魂氣相衝塘鳥獸亦獾獍經過百戰地清春

暗消歇深幸主有靈全生及城闕主母悲喜集流淚心激越主妾事他人空庭自花發主昔為龍蛇公論不可沒但

感衣食恩踈戚均賞罰在家為義奴在軍為義卒庶幾啣土烏尚愧擊蛇鵠悽悽薦霜露暫暫上參伐不見秦舞陽

悲風動天鉞

猪兒存孤

猪兒者以黑而上儂深日猥喙肖形而名之也木王氏子十餘歲時母挈賣尤姓尤本富室乏嗣族

多遜之尤老年八十有五而納妾祁氏舉一子讌親族出子見客或以不類譏之尤老愠遽跌左足命猪兒出子左

足示之父子皆駢拇譏者慙而退席散猪兒告曰禍始此矣盜營三窟乎尤老聞之泣託以保孤之任猪兒泣諾遂

質保姆携幼子遠匿會稽山中購田宅以居別取他人兒冒為祁氏子居家尤老託賈販往來其間未幾尤老死族

人紛起爭奪計殺他人兒逐祁氏并速訟逮猪兒勾考家產擄掠濱死乃釋後駢拇子長猪兒挈之訟於官械獄者

二十餘人城旦首惡盡復故產事見留溪外傳

翠梅事主

翠梅陸寡婦陳氏婢也陳性下急翠與夫稍失其意輒披頰焉其夫憾謂翠曰若安事此笑笑者而日在泥中耶翠不聽其夫竟去而他室翠獨居日傭澣衣拮据養陳陳好整潔翠為之縫浣楚楚已則衣如故不蔽肘翠且老陳嚴遇之者不改垂四十年陳歿殮葬皆翠料理不三年翠亦卒翠嘗泣語人曰自主母歿後吾力不能澣衣矣天之生翠抑以為陸寡婦哉乃若所為洵人情所難其愚不可及也與

桂香殉夫

朱氏婢名桂香吳大妻也年二十五夫得惡疾腐穢不堪桂竭力扶持夫憫之謂曰吾病度終不起不如速死免汝累桂曰君即死妾何忍獨生夫曰汝能從我死真吾妻矣桂因質所織布市酒肉歸祀先畢夫妻相對劇飲夜分先後自經於室夫桂不知諫其夫以順受正命已復捐生以殉焉可謂愚矣然而從一而終之義得之臧獲下人為尤難者是固不可沒也夫

官名互異

明洪武三年十一月給發民間部印勘合戶帖首行云江陰縣提調官下分注知縣錢文德縣丞傅

學第一行司史糜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貫道今制科場有提調官名府縣考試正官亦稱提調餘無稱者此則以提調為通稱矣邑志弘治間知縣黃傳所修于洪武三年任書知縣吳志遠按此則三年任乃錢文德非吳也且錢傳糜米四姓名無一見者時邑尚未設主簿黃于典史下注云初各掌史觀此豈掌史之名更在前耶史宜列于官之後而帖列吏于典史前豈當時吏固在典史前志俱未明今歲久不可考矣

錢尉

錢尉志云紹興庚辰錢潛使大任子申之年三十遂赴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到任而卒

學正舉劾

元世祖朝揚州學正李淦劾葉李翟為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知事發賑

元秋七月颶風海水暴溢漂溺人民江陰知事某之曰人七日不食且死令惟某

丑厮侯輓詩

蒙古丑厮以昭勇大將軍鎮江陰調征淮西寇乘勝逐北中箭死王逢有詩弔之曰將軍舊乘

更新署江山識故侯寸心天北角百指斗南瓠月
殿金猊曉霜白鷺秋書來悟前夢甘隄為親謀

江靖分縣 明巡撫滕昭字自明汝州人減秋糧耗益漕運費
甚得軍民心成化七年因江海多警奏分江陰馬

馱沙為靖江縣
兩地俱稱便焉

運河疏導 巡撫周文襄公以江潮入內滙於運河潮閉則沙
淤建南北兩閘分日啟閉又造雙櫓快船尾縛鐵

線帶募水手于潮落時掉船急行沙隨潮去以省每歲浚
河費知縣錢錚開茶鎮河見工獨後審視地經兵燹瓦礫

累積遂給工食加倍茶鎮以南潮勢緩而岸沙漲河身多
軟壩分別均役不以他河例也此皆前事所當法者

黃令遺事 黃夢弼傳弘治間蒞任掾吏易其少也傳自韜晦
常側其帽簷視案牘陽若不省者然吏果為欺罔

至十日坐聽事吏請正冠傳曰正冠當排衙斷事命吏抱
牘馮行進一時判決如流悉中條理吏民驚以為神東鄉

有顏刁郎者為暴橫毒鄉里邑紳以其祖顏暄故常庇之
前令輒為執法傳廉得捕治預誠皂隸曰顏某買盈明當

鞫問若杖下不斃命者汝輩當死至明晨為請釋者輿蓋
填門傳使人傳語曰姑杖之耳顏果以一板而斃至今稱

強項者曰小
黃知縣云

容令遺事 明季糧長之役多受解糧開河累糧戶苦雜徭加
派奸民更以人命居奇廣東順德進士岑之豹字

子文天啟十五年在事刻意綜覈盡除宿弊惜
以科場被累論罷蠅棘雖點不礙甘棠之思也

葛氏謚祀 王明清撰揮塵錄宋文臣之有謚者文康葛勝仲
居其一上三人為康節邵雍節孝徐積忠定劉安

世下三人為忠惠蔡襄文忠蘇軾忠宣洪皓王應麟撰
小學紺珠載宋配享功臣二十四人美明殿祀葛氏

葛氏科名 葛立方云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官以甲科起家
至慶歷中曾大父通議相繼及第此後世世有人

大父清孝公先人文康公至予及小子邨連五世矣當時
尊長皆有詩紀慶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不用富金籬

教子何如守一經慶歷科名今已繼更教來葉嗣前馨先
大父贈先人及伯父詩曰廣場筆陣數千人喜汝穿楊箭

鏃親慶緒綿長時幸會文章興復事還新昔曾繼勝熙寧
歲今復同科紹聖春從此莫教書種斷孫曾應再值昌辰

文康賜予詩云兒曹春榜預言揚竊吹知難復士鄉黃絹
未能摘好語青瓊偶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床客攀桂同

標北寺房聖世選才如華岳積塵會不愧毫芒時女夫章
宗同勝予嘗贈邨詩云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擢丹枝撼月
輪慶歷賢科開後裔隆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
燦尾筵張帝里春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

朱子同年

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王佐榜進士第五甲第九
十名朱熹第四甲第一百六名王訢字亨之曾祖

正路任比部郎中知濮州祖遷在中奉大夫父庶
任從事郎本貫江陰軍江陰縣太寧鄉就日里人

子撰父志

嘉靖十五年邑大街虹橋溝東居民鑿地得石乃
宋末恭帝德祐年間王伯熊所撰父錄叅從事礦

志云先君氏王諱建大字直方曾祖諱奉議郎累贈中
大夫祖寧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司農少卿贈正議父熹朝散
大夫通判泰州軍事先君淳祐己酉以百篇預鄉薦奏補
將仕郎監支鹽倉授安東錄叅以疾歸買廬虹橋巷歲餘
卒葬綺山之原不肖孤伯熊叙次梗槩識
諸墓奉議郎知江陰縣事高純厚填諱

葉仲實遺事

葉森字仲實遭宋季亂元師下江南將抵邑森
同里人逆元將于陳沙庄將昇以一矢及尺帛

符合境賴以保全森性穎敏通蒙古字學選為譯史監運
綱船有功授鹽官州判海寇至森率眾擒其魁十八人歲

大饑森義激

至前後捐

活

或余

神判

縣尹

仕贛州興國縣尹至治二年卒

六心公為擬襄陽傳
其見許於鄉評如此

翰林歸娶

明洪武間學士宋濂有送翰林張官歸
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

雁紫嘯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
前結合懽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翰林橋記

周篔篹撰析津日記云重建三里河橋碑記翰林
修撰江陰周叙撰朱彝尊志云三里河者都城南

隍水之支流有橋焉創自天順間歲久土卸橋崩有戴通
者倡始僧宗洪號鐵山募建江陰周叙文以紀之時正德

十二年
丁丑

徐尚書遺事

大司馬徐晞初為縣兵曹多行陰騭往往脫人
於死但流俗附會說頗不經沙張白定峯筆記

云江陰令某一日坐堂司鼓者報鼓壞令即發票付匠索
鼓書務要字而構語不屬顧晞曰下語當如何晞應聲曰

務要乾木圓腔緊紉密釘中邊異響晴雨同聲令悚然曰君才非常人也又傳其出巡關中學使者奉迎謁廟講書諸生忽其白衣不以時至學使怒出對命諸生日劈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諸生構思不能對曉代對云咬開銀杏白衣裡一個大仁於是諸生始歎服祝允明太倉州學記曰永樂間晞奏言天下武衛無有司可附者得輒立學宮便詔從之數事皆未入本傳

劉尚書遺事

劉應谷光濟為大司馬趙小峯與治為所屬主事一日同鄉聚飲相譁趙譁而虐劉曰若今倔強異日大堂叅謂亦敢倔強否趙怒曰吾寧終身不仕竟升輿去劉嘆息引咎次日親詣小峯寓再三請見趙固不出劉婉曲達意終身不存纖芥嫌大臣謙而能容小臣介而不諂兩人俱古道可風也

嚴大理遺事

嚴本志道平反冤獄實蹟本傳未載而有當詳者安慶鄉民七人夜漁于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劫重辟本一訊知其冤改以杖徒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飯于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盜劫人事覺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繫懼拷掠誣引御史子同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無以自明

母簪珥為贓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郤將且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有第得亡執者能無慚乎乃獨署其案聞于朝而釋之又鄉民失馬疑其隣盜之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為可疑因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殺公曰因公殺人罪丞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告致死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王一人為事主所殺餘黨懼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人帶兵仗防囚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救而被殺擒報於官皆誣服本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因同舟借使為盜囚必知之駁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盜之罪其他事尚多而數條活人於死為最著翰林張洪長史周忱為傳見戒菴漫筆

鄧尚書遺事

鄧明字光遠安南人國王陳日焜知其才以女妻之任尚書省左叅知明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入賀賜宴遣還三年逆臣黎季犛殺其主明遣師征之光遠首率二十八府州縣內附後平交趾拜光遠工部尚

書扈駕北征卒於王事子師誨任九真知州晉職燕山衛
以言事謫江陰縣主簿卒贈光祿寺丞葬由里山廷議推
誠順化功勳賜田宅蔭世襲鴻臚寺序班枝山野記則云
光遠系黎季犛之仲子戒庵李詡常詳辨之今節錄焉

逢原高致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王令逢原以書上王介甫且
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梗楠豫章槩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

死後荆公思之曰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
以師道自任也然觀令寄介甫詩云高門簾陛益巍巍勢
利寧無淡薄譏豈與路徒爭有道盡思吾黨自言歸古人
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
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又寄荆公書皆稱介甫
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善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
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輪所謂師資者果何
如耶觀此知今人於勢要顯
人動輒稱師生者陋甚矣

文定官誥

王逢有奉覽邱文定公江淮宣撫使加官誥命詩
云長淮繚繞舊河山五色花綾誥再頒王室偏安

劉岳後人材深倚范韓間重城月夜疎局編
風秋密轡環宋後金亡為善報題詩忻對綠吟問

北郭山長

許恕號北郭善醫部使者薦授澄江書院山長王
逢有詩曰有懷吾北郭隱趣遂歸心樓幌含芸氣

庭除入杏陰樽藏堪痛友金贖久
亡琴誰為銘先碣東風俟德音

梧溪世系

王原吉逢父惠之為元庫使有隱德逢幼從陳漢
卿學詩漢卿學于虞伯生逢得其傳故能與元盛

時楊范諸公頡頏並驅至正戊辰逢壽七十自作壙銘云
詩旌忠孝節義鬼蓋實錄也子掖洪武初任通事轉翰林
博士掖子徠以才德薦未授官卒徠子輅宣德中以秀才
舉授南康府照磨卒于官二子曰顏曰孟貧不能歸寄籍
星子縣孟為社學師顏之子訢為
南康郡庠生員不墜其家聲云

郡儒免役

元至正間常州軍築城派及郡儒生時王逢在也
幙中白免儒之應役者百有十戶多士留逢居郡

辭歸有詩曰野青氣蕭條花落被廣路
淮楚暮金鐘古名邦強者今得據重城萬工役寸晷百洵
懼吾黨章句儒奚堪畚鍤具甌空四壁在幸復罷兵戎論
交義成敦取別情獨遠栖栖馬韉破戚戚虎穴度班彪西
河間本為生民故一言
悟竇融中心實欣慕

趙氏高義

邑人趙觀宗為宋燕冀王十二世孫家貧山下王
逢贈詩云田野俗新諸茅堂巧肯貪雷春羨石蕨

霜冷釀庭柑封冊猶存冀歌詩總系南圖披舊風景歸思
浦江潭又吳師道集載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補紀

首書策命孺子為安定公五年至十八年每年書公在定
安法春秋公在乾侯之義按孺子嬰漢宣帝元孫楚孝王

孫廣戚侯顯之子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人
子比彥衛所書義例為獨得也見潘稼堂筆記

藻仲更名

吳文定公寬跋芸窓父師集云張溝南有詩名于
元末明高太史季迪謂其格律深穩不尙雕琢有

會理切事語王守溪吏部藏其詩二册子瑄作亦在內芸
窓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溝南名端字希尹瑄

字藻仲尤以書名按藻仲名邑志殿閣詞林記二處俱作
宣芸窓集及陶南村錄記俱作瑄後得會稽唐肅撰張宣

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時有同
姓名者以多貲敗遂更名宣焉

吳解元遺事

景泰丙子秋闈知縣黃傳設讌餞諸生酒半黃
親酌金叵羅離席立曰諸君此行有自信作解

頭者請酌此觴衆相顧莫敢前吳啟獨趨飲之盡黃喜曰
君能踐言吾親至雲陽相迓榜發啟果第一黃益喜曰償

其歸啟留鎮江無行意黃悟曰吾不可食言
于吳君遂自迎之丹陽一時傳為佳話云

尹解元遺事

尹孔昭名嘉賓負高才不利小試歲考時有司
屈居四等次年授徒梁溪顧涇陽先輩稔其名

令人索制藝觀尹初不欲不得已書前四等文與之涇陽
密圈其中四行批其上曰君異日必冠南闈此四行即有

司所塗抹因而置四等者也明年尹果發解成進士終身
感涇陽不置今人以小試等第別秀才高下者失之遠矣

徐仲昭辭官

明徐仲昭遵湯工古文辭困于塲屋以明經應
銓司李少時與相國周延儒同筆硯抵京角巾

葛衣往謁周不即出使人問曰以謁選至耶以遊覽至耶
徐愕然問謁選當如何周又使人傳語曰謁選常易刺以

揭易便服以公服行庭參禮拜階下徐率然應曰吾以遊
覽來非求仕也周出見交拜執賓主禮仲昭遂束裝歸隱

王懼齋子姪

五塘王懼齋格一日借子莘姪相立于門望顧
山僧舍烟起遂呼子姪試以對語曰山館茶烟

飛入白雲添雨意相即應聲曰溪庭砧杵亂敲明月送秋
聲莘構思終不能對懼齋怒而撻之後莘中正德丁丑進

士相以諸生困頓卒小
慧之不足槩人也如此

袁承華燈謎 袁舜臣字承華中嘉靖甲子科隆慶辛未會試
舜臣作謎燈上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

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
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

否人皆未解惟姑蘇劉城識之為
辛未狀元四字賦是科榜眼及第

徐直夫被讒 徐經字直夫中弘治乙卯科父元獻成化庚子
科第三入經與吳門唐寅以才名相引重寅發

弘治戊子解公車北上與經偕行為都穆所忌蜚語誣以
賄主司程敏政家僮預得試題實由戊子鄉試主司梁儲

奇寅文還朝携以示人敏政亦奇之忌者妬兩人才因
經家富遂飾成萋斐言官風聞劾之下詔獄券別謫遣

復孺遺集 元邢亨貞字復孺嚴州人博學工文精篆隸與王
逢原吉交入明為松江府教授有蛾術文集十六

卷大啟辛酉江陰李如一貫之至赤岸田家見屋梁懸故
紙一束取視之乃蛾術稿復孺親筆也問其人係復孺後

裔自松郡流寓赤岸後有學菴詩集一卷乃復孺子伯宣
所作復孺女嫁張藻仲即學士朱濂賦詩送翰林張宜歸
娶者也見
虞山詩話

伯亨義節 元沈蒙字伯亨西秦人從陸文圭子方學寓江陰
明春秋尚書淹賈子史運丁未季落拓江淮間無

所遇江陰亂偕友趙乾宗往依馬沙巨室馬沙又亂
寇執蒙索巨室主所在蒙卒不言遂與趙俱遇害

景序營葬 章景序庠其祖歿於亂求屍不得庠奉祖衣冠與
父觀葬于敵山王逢有詩云不負詩書業躬遷祖

交喪丹砂書翠表金井錮黃腸日月新臨
照風塵舊痛傷縣公敦孝理廬墓有輝光

元季耆舊 王逢有寄劉小齋張溝南吳中州夏師魯鄧毅夫
邱宗大詩云鄉里遺賢軫念多薦辭金聘守微疴

前途絕望楊宣雀亂水長窺董養鷺季子有碑時打字莫
王無鬼夜操戈春風凍解醉新熟試覺歸舟駛一梭又有

送徐嶧元桐還蕭崎詩云世亂同予出時清先我歸寒燈
伯淮被春色老萊衣贈吳士益惟諒為宋八行先生後人

詩云不屑三家任真為八行孫水雲菰米澤烽火棟華園
之句又醫師呂逸人住近黃田常施藥物濟人活逢之門

人張叙逢贈詩云貧士願留藥券故人思續衛
生經志之以見元世雖亂而鄉閭人物自在也
高麗圖經 淮安周輝清波雜志云宣和間使高麗詔路允迪
傅墨卿為使介其屬江陰徐兢倣元豐中王雲所

撰雜林志為高麗圖經稽考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者也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

諸番宣諭 永樂中江陰吳衍字彥卿能通譯番書嘗從內監鄭和馬宗道等宣諭賞賜海外歷西洋暹羅爪哇

呂宋琉球日本天方等三十餘國經十餘年乃還

海客豪舉 李鳳字時可元季居馬沙喜結客楊維楨嘗浮江過其家鳳訪之舟中器黃金犀昆相半也及李燕

維楨瑪瑙作埒赤玉盤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佐酒歌舞皆絕代維楨為之色動龍鳳中再徵粟助軍皆以萬石

應後竟治巨艦浮海去

富民謹戍 顧山周宗苑洪武二十七年與同時富戶七十人奉明祖旨俱令陷于梅子洲洲外環以戰艦約視

植赤幟于江岸則俱斬首迨七日望見黃幟飄颻而出得蒙赦宥有浸餓死者已二十餘人矣周僕馬關備乾糗潛伏

于帥舟之柁以入于洲夜與宗苑掬水食之帥偵知怒命擒至旁有一舟跪曰某前時出獵至其家實良民也帥霽

威遂獲免焉編管宗苑于廣西潯州義勇周關代戍

野叟同庚 明江陰一野叟其生年月日時與太祖皆同太祖聞而欲殺之召見問何業曰養蠶十三籠資其室

白給太祖笑曰朕以十三省兆民為籠蜂乎厚賜遣還

縫鞵隱蹟 萬歷間有縫鞵者蒙茸蓬首曳鶉衣寄身廣福寺縫鞋而多予之錢取本值而還其餘見

里中富貴兒過則負擔唾之疾趨如風

世英異寵 徐世英尚書晞之孫其娶妻乃明英宗母孝恭皇后之姊所出少時與帝宮禁相習正統年間追憶

勅問知配與徐晞孫傳奉馳驛來京朝見用平頭巾勅諭吏部曰朕豈有白衣親與他九卿堂上官做科道交章列

論旨批今後再有來說者打掉牙齒閣部執法僅授中書舍人天順初陞通政使司通政前後閱四十年至弘治初

始致仕蓋異寵云

鐵舍善啖 江陰侯孫鐵舍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見其饜足永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

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焯茄成籬以充饑

元章發跡

孔元章明季以海舟投誠授總兵鼓吹旋里邑人有詩贈之曰火浣珊瑚可數堆明珠照眼夜光開

麟臺却比蜃樓易
白晝喧將衣錦回

劉氏氣俠

正統初江陰劉士宗尚氣俠常守莫愚貪虐士宗赴京奏其不法數事上命大臣置辨于午門外兩

人不伏大宗伯吳濬以鄉人稍勸解士宗大詬曰汝欲愚

庇其家而壞朝廷法耶歷數其過聲振禁闥諸臣以莫能

吏而士宗言有理兩釋之又順治辛卯歲饑協部某收糧

奇耗諸生劉行可列六事上直指奏省包索銀二千一百

兩私糶米一百四十石通飭五府勒石永禁夫所屬許

上于義不順而前志載此亦俾居官者知所警惕云

玉川奇蹟

顧大愚字道民號玉川萬歷間人居暨陽古城角

碧玉塵乘駱駝入市隨行乳虎角鹿各一駝背挂長項葫

蘆藥囊古瓶瓶內插非時鮮花少得異人術能日行五百

里一食數升數日不食不饑虞山錢牧齋有題玉川畫像

歌曰玉川子何弔詭朝遊淮陰城暮宿吳門市萬回不足

號子回朔北燕南在脚底罡風怒生兩腋邊蹇驢掛着巾

箱裡潤衣袖高屐齒長須奴赤脚婢白牛為服乘駱駝持

符李百猴小子拳檻虎馴而踞儼如洪崖先生負戴其後

必又如中山老馮扶携出遊戲市兒拍手羣追隨君亦

魚頰自珍今年六十五素絲披兩耳髮短心甚長足踏

猶跋我觀世人之行盡如馳熙熙攘攘往來疾于矢爭名

奪利死不休鐘鳴漏盡行未已聞隨豎亥步天地惟與義

和競刻晷君今江頭老布衣胡為茫茫奔波亦如此世路

苦逼側出門不容軌孟郊顰眉阮籍哭虎豹擇人魑魅喜

擇地徐行猶恐遭顛頓盡氣狂奔何所避棘枳我昔盛年

好馳騁今縛誅茆守蓬蘽香篆縈簾閣不開疑塵蔽榻裘

如委君之疾馳畏糧重繭良已疲我方神遊于徐欠伸猶

未起漆園雙蝶夢正甘華山五龍睡初美君歸來乎從我

遊悔不與君折其趾圖中一叟類道者幅巾麻絲着雙履

權奇傲儻闕不見安閒蕭散差可擬披圖展玩更對君乃

知畫工有深旨同床異夢各不知坐起問景終誰是吁嗟

乎君其善識圖中意他年

為君作傳竊比方山子

陳仲寅贈詩

陳旦字仲寅得籽侍御之子景泰間補郡庠生

有父執當道過郡名見贈以詩曰五月吟詩過

晉陵故人何在淚交零空懷甫里先生句忍讀茗溪諸友

銘秋水一江流恨碧暮山千里帶愁青平生事業消磨盡

拾遺

一

獨喜賢郎守一經讀之可見前輩交情之厚仲寅舉鄉薦任和州司訓

周岐鳳贈詩

岐鳳能詩文兼習吏事豪放不羈常參徐大司馬踰幕事不合去坐事亡命有錢擘投以詩曰

琴劍飄零西復東舊遊清興幾時同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惟有家山在夢中岐鳳得詩大慟後客死秦中相傳遺詩有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之句聞者悲之

陳墀獻贈詩

陳廷策字墀獻宛心易理鼎革後迹跡山野李介立贈詩曰由里山前隱君子手易一編七十

矣世上紛紛學易兒不過推占任口耳人爭鱗甲君麗珠人得皮毛君骨髓天根月窟日潛心康節伊川常仰止惟我交在紀羣間每一叩門蒙倒屣議論頓起意見先笑談竟日春風裏他年乘載求遺賢采入簡編稱信史

奚天如贈詩

奚又溥字天如敦行好學表章元明前輩遺文纂輯成帙四方名人贈以詩赤石山人張示昇

曰寂寞荒江小石巖西風門巷欲啼烏新霜紅葉美人暮舊鬼清文老手扶落日小山深院冷淡烟喬木破窓孤可

爾風流尙未枯

仙居縣君

王介甫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云太君魏居中卒生兩子廼為進士遵為殿中丞知連州軍皇祐二年六月太君終於州之正寢嘉祐二年十二月葬於江陰申港之懷仁里以子遵遷官為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

永嘉郡君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蔡君謨娶予祖始赴漳南幕予曾祖通議贈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

碧雞才乍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温嶠玉鏡臺按君謨娶葛書思女為通議密之孫女君謨有復通議詩曰空梁詩拔

歲年多惟右秋蟲占作窠聞道故人時拂拭此生無奈舊情何又衢州道中傷永嘉郡君葛氏詩曰二十五年間三

迴其往還那知臨白首相失向青山想像音容在侵尋鬢髮班平生多善行應不下塵寰

倪高士匹偶

梁溪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娶江陰蔣氏女字寂焉瓚題蔣遺像詩意悽惋見列傳內又自題畫云高士江

陰許士雍澱山湖裏泊秋蓬秋來蓴菜鱸魚好亦欲東乘萬里風雲林詩文凡八卷孫大雅為之序明洪武七年冬

歿於江陰鄒維高家旅厝於習禮村張端表其墓下榮有

工余系志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卷二十四

拾遺

詩弔之曰倪迂仙去幾時還留得溪亭對
晚山老我今為亭上客啜茶閒試鷓鴣班

孫夫人壽考

無錫孫柏潭繼臯少孤寒寓居江陰一日曹御
史毅之之子太學白谷見謂其父曰若有子如
此何不教之讀書父以無力對白谷許以女妻焉延師訓
之時人頗譏白谷既而聯捷作狀元官至宗伯其配曹夫
人年百有四歲郡邑稱備福焉乃歎白谷具知人之鑑也

介甫選詩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乃常熟毛辰所得江陰徐氏
藏本計百有四人乾道己丑倪仲傳序畧云予
自弱冠肄業江陰曹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
昌者得之臨川以歸惜其字畫漫滅故鏤板以新其傳云
唐肅書記 熾槎亭記右尚書元明善謨東安唐肅為江陰張
也蠟箋烏絲界畫係
徐兼山充家所藏

蔡氏判語

蔣一龍正德時諸生應直指試作蔡京父子相軋
判云周公相而伯禽封忠翰內外鄭桓卿而鄭武
繼職善開承故挾篤棗之忱何嫌夾輔恢濟世之美豈獻
回朝德乃下衰恩斯冒濫霍光操廢立之柄進禹司徒

石執變法之權推雋侍講樹黨一門竊官再世是固昧君
臣之義然猶全父子之恩若石厚之輔州吁石碣以先臣

而見殺懷光之叛唐德李璣以入侍而告謀則義有重于
朝廷恩難兼于骨肉今也蔡京以諂佞得政既非毅詒蔡

攸以權勢超遷尤非武踐乃者位漸肩班忌由心出邸館
自開各納買官之賄客賓分附頓生奪要之疑震用事而

上九當退于無為而京猶戀位乾居尊而六子未乘乎幹
蠱攸敢同升既不識父子去就之機謂宜篤僚友協恭之

節蔡氏均有罪矣宋室亦因殆哉
時令萬玘美其才浮白賞之至醉

昭君畫詩

相傳江陰人題昭君圖詩云驪山舉火因褒姒蜀
道蒙塵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地畫工應是漢忠
臣語意奇卓可當
箴規惜逸其姓名

君山圖詩

學正東遂菴為王逢畫君山耐月圖逢作歌題其
上曰昔携蓉城酒醉賞君山雪興酣俯厓面三酌
大江月靈奇秘怪不可說回首十年塵土熱東卿想像作
此圖如見當時眼為豁是山傑立氣皓鮮四八賓從咸華
顛銀濤絲縈料角海玉臺鏡露峨眉烟樣牙亂樹拔虎窟
撇振小艇吞龍淵樵丁罷斧僧罷磬木瓢一箇蒼茫前君

不見江山元與天地闢有月無人景虛擲呢呢東來幾萬
里衣冠冠雲散三千客三千客後世屢易曉事僅有羅春伯
龜跌樞翳鬼照火鰲背蒼涼獸交跡君不見采石紫綺裘
赤壁洞簫歌樂者信曠達齷齪將如何歲云暮矣雙鬢皤
夢恍茅屋牽青蘿廣寒白兔下相杵貝闕鮫女
趨鳴梭卿聞大叫當就隱指日莫問魯陽戈

張宣草書

張宣工草書高青堦敬贈以詩曰昔聞汝祖東吳
精醉傳草聖醒而驚女今能飲不滿杓逸氣欲與

相崢嶸高堂把筆若把槩長綃一拂悲風生陰垂大澤雷
雨過響破巨峽波濤驚颺颺遊絲霄晴晝落落高斗回寒
更飲猿連臂深淵絕饑鶻捩翅荒烟橫自言靜裡觀萬物
故能變化窮其情嗟予少本好劍舞學書晚方從父兄終
焉懶惰不得就塵滿硯田嘗廢耕覽時撫事每有感胸次
硤硤何繇平空齋往往出怪語吟聲相應饑腸鳴菡萏成請
君爲我寫墨瀦灑壁從奔崩是時黃雲閉歲暮返炤忽出
寒江明手隨意到不留阻正似笑騎陰山行令巖不聞戈
甲響一夜下盡名王城安得師行亦如此頃刻坐
兄乾坤清嗚呼作歌聊贈汝愈使流淚沾衣纓

邱氏蘭亭

輟畊錄云宋理宗內府所藏蘭亭一百一十七刻
內壬集一十四刻江陰邱氏居其二焉後有跋載

淳熙戊申二月五日邱壽儁書
下有一圖書篆刻暨陽邱氏

逸少真蹟

顧山周氏先世藏王逸少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
清獻公抃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卽以七日

大歛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已已武妹修
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
切倍劇常情諸不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已不具義之
頓首字畫亦無殘缺周氏子孫欲求售持携以問價于文
衡山衡山曰此希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
三十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金一兩周後典于金閭富家止
得米一百
二十斛

明帝畫幅

宣德帝畫五花馬白燕二幅俱親題賜太監袁琦
燕上柳葉飄灑用粉分筋柳幹顫掣學南唐李後

主金錯刀法係徐尙書晞家
物大街戴氏收歸繖墩曹氏

黃筌雀贊

梁友直集云江陰王庫使家藏黃筌雀雀哺鷓卷有
劉後村詩跋嘗聞右院畫率有名義是三雀者殆

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歟筌蜀人故云浣花溪耳贊曰
觀雀哺雛可以知仁仁于曷知于雀之身雀知有子子知

有母饑焉思哺食在母口嗟彼雀矣以鞠以育矧伊人矣孰無天屬幼資其親長養其親天屬至親曷哉世人

士女工書

竹鶴老人何澄工米家畫致政歸每日沒月出時登樓望平楚蒼茫之景天欲雨扶杖登山眺羣峯

大江烟雲荔勃狀飛濂灑素氣韻生動為世所寶貴周榮起第三女名淑禧寫大士像十六種陳繼儒眉公題云有

是心通意徹造吳道玄盧楞迦筆墨之外繼儒又題禧姊淑祐合續花草翎毛册子云李公擇妹文與可第三女

張昌嗣母但能花竹已擅名當世和國夫人兼長翎毛草蟲今周氏兩媛運筆精微神采炳煥花笑鳥啼真巧奪天

工矣邇來閩秀工書者曹大司成禾之女孫名夢蘭亦能寫山水惜蚤天不盡其長云

閩秀能詩

順治年間閩秀汪文貞字玉德夙閑詩學于歸方子燦家貧紡績之暇教其夫作詩相唱和汪詩名

味邑人高子返作序梓行

羅漢名碑

朱彞尊竹垞紀宋江陰軍乾明院碑載五百羅漢名號明工部郎中高道素鏤板附釋藏之後按佛

書諾俱那與其徒八百家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今廣福寺泛海殿原碑雖在其下截字多缺失

高藏所刻重勒分明俾古碑復完焉

心經石碣

石筏山下崖壁入水最深處有方石狀如碑碣鐫心經一卷遊者候潮落往讀之甫及半而潮至矣未知刻於何代蓋亦好奇者之所為也

矣未知刻於何代蓋亦好奇者之所為也

道松書經

宋志云觀音大士木榻下有草書心經滿壁未題云孟冬月比丘道松書不記年歲或傳唐代僧云

侍郎耿公命工摹刻于石歲久失去麟陽趙公購得摹本唐荆川跋云予始觀之如昌黎子登太華之巔危峯怵目

愁不能下眩慄痛哭少焉神氣稍定又如東郭隱几而聽天籟之作萬竅怒號口鼻盡奮各逞其趣之所極而後止

噫技蓋至此哉雖顛素之奔放狂譎以比此書猶為拘牽繩墨然竒怪若此而草法未嘗不在也後荆川復摹之郡

戒關帝廟壁

貫休羅漢

江陰城南十方菴有貫休羅漢十八軸皆寫木水墨畫漫漶斷爛屢經裝裱內應真皆瘦削露骨軸

貫休羅漢 江陰城南十方菴有貫休羅漢十八軸皆寫木水墨畫漫漶斷爛屢經裝裱內應真皆瘦削露骨軸

或二三尊或四五尊不等四旁景物怪異樹石嶮古彷彿
吳道子之雄變奇譎不數朱繇吳小仙也按貫休唐時僧
全唐詩選中遊天台詩膾炙
人口不知其繪事入神如此

放翁日記

陸放翁入蜀記云七月十五日登州學教授吳博
古敏叔員外教授楊恂信伯來飯已游黃山東岳

廟廣福寺遂
登凌敲臺

春伯記遊

淳熙丁未九月既望羅春伯率侯叔平以下共九
人同遊君山記之云夕陽在波帆影散亂平淮干

里去鴈無極蒼然暮色自遠而至須臾月出東山之上陰
翳如掃江水湛然與月相得風露清美如步鼇背不知猶
在人間世也按春伯
各點宋時詩人云

率鶴銘考

輟畊錄載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鶴壽不知其
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子歲化於朱方天其未

遂吾翊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累以元黃之幣藏茲山之
邱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
邱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去
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

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爰集真侶瘞
銘丹陽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焦山下相傳為
軍書歐陽文忠公以為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又疑王
皆非也惟雲林子黃長孺以華陽隱居為陶弘景最為
之寃不知作銘者為江陰何許
人姑志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宜齋野乘

吳枋字方木著宜齋野乘一卷凡十一事後題
申八月既望芙蓉城人吳枋書今書既失事實無

考

對宋夜話

孤山人范曄文字景文著語甚綺而識甚高大類
韻語陽秋景泰三年馮去非字可遙為序正德中

陳沐字新之
梓行於世

光孝寺畫龍

元時光孝寺衲名無言所藏畫龍甚奇柯敬仲
博士題云道人畫龍龍絕奇何處人間曾見之

上京清暑朝初退
大液池邊看雨時

葛氏桶底圖

明初青陽葛氏家貧有老母夫婦資賣酒以
養凡為具務罄利之所入極母嗜好或遇風雨

門庭掃迹則傾費以奉如其常一夕有道士酤百錢酒已
遂宿焉夜聞指爪聲明蚤候道士不見床頭有榻但見道
士以爪刻畫成蓬萊仙境深入木理好事者墨摹之傳玩
惟恐後葛氏家日漸豐母登上壽人謂孝感所致王逢有
詩云道者深藏玉斧才罷修明月下蓬萊笑隨流水天台
夫袖裝登州海市來霧幔雲窓開翠壁異薌靈響接瑤臺
神遊萬里愁回首
故國蒼涼獨鴈哀

宋代鐘磬

邑西門玄妙觀道士湯秋泉房舊傳鐘磬二物鐘
一邊有漢編鐘三字一邊有太清宮三字皆陽文

小篆磬碧玉邊上一頭有大晟二字一頭有太簇二字皆
陰文古篆按唐天寶間為太清宮祀老子宋太宗大晟毀
也大晟是祀太宗廟太簇是磬應此律皆宋物也

吳侯寶刀

江陰侯吳良有賜刀一口上有金錯龍鳳文其銘
曰百鍊金剛殺氣難當將軍佩此威鎮四方其後

人貨于顧山周氏為
常熟楊五川儀得去

庚宅碧珠

晉庚冰卜宅暨陽後拾為祥符寺康熙五十年間
有行脚僧姓馬于寺前鑿井得一石圓如鼓腰有

縫象抉石開中心有窪藏一銀合啟之得一碧珠如龍眼
大光采溢目衆欲攫取僧急收之或疑是墨珠以磨紙上

字迹應手而滅後
僧囊珠不知所適

關帝古鼎

雍正年間黃田港漁人沉網江底捕魚忽重不可
舉呼其伴共出之得五鼎其質鐵兩耳四足高尺

有二寸長一尺濶七寸其文為雲雷卦象飛廉饗餐等狀
鼎旁有釘排列如榆莢錢鼎底有字非篆非隸或辨為漢
壽亭侯鼎字人竊去其
二存者在港口天妃祠

公輸故蹟

在後梅鎮肥常村里人云公輸子過此建造四圍
攢木而成榑椽列柱不用尋常機筭祇于其稍架

斗疊木歲古欹頽遍覓良匠莫能修葺昔公輸作雲
梯攻宋城在睢宋間地近江淮其至此未可知也

古焦贊宅

今為白宕河在馬鎮周遭約五十畝深五六尺康
熙四十六年大旱水盡涸河底皆砌檻闕猶存始

信高岸為谷
之不妄也

鳳過名鄉

鳳戈鄉與金鳳鄉相近梁大同元年有鳳巢于鄉
慈雲寺之樹飛鳴而過故以名鄉按戈字義無取

當作

鎮名免難

峭岐鎮實蕭崎二字陸道由里山水道自馮涇河入界茨葦蕭森路逕崎仄故名順治乙酉大軍攻

邑城未下鄉民保聚村落旂兵往來衝突至鎮界詢土名云蕭崎即迴騎去蓋蕭與消崎與旂同音昔漢高祖欲宿

泊人詢名曰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亦此意今鎮以名得免于兵難

駝過橋傾

駱駝橋相傳建橋初成或問石匠橋圯何時匠云橋若墮駱駝過意江南無駝言橋決不圯也萬歷

末邑人顧玉川牽駱駝過此橋果即傾昆山夏樹芳重造

赤鳥見縣

晉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帝詔問璞會暨陽縣上言赤鳥見璞上疏請改年肆赦

芙蓉城事

王迥字子高虞部員外郎正路之次子江陰太寧鄉人蘇東坡芙蓉城詩序云世傳王子高與仙人

周瑤英遊芙蓉城事元豐元年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詩曰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捲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疎星往來

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駟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

朝帝庭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

局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矚嶺仙風鏘然韻流鈴籟

遠形開如醉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銜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臙腥此身流

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蛙蟆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相傳仙姬訣

別時謂子高曰後當偕老子澄江之上子高時方十八九締婚向氏十載鰥居年四十矣再娶澄江巨室女合卺之

夕視女貌與瑤英無異問其事則茫然不知後夫婦俱享大年故江陰遂號芙蓉城云

延之獻冠

韻語陽秋云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攜簪釵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誨以作文之法延之以

親製龜冠為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愚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

用爾作小冠响嘍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能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

書籍益人 大梁侯方域云江南書籍之富莫過于虞山錢宗伯家次則梁溪薛疆園顧氏虞山自甲申後遭融

風所蓄悉灰燼錫山遂以其書獨雄江邑赤岸李遜之庸公承戒菴貫之忠毅公世澤家有藏書虞山絳雲樓燬常

就李氏得月樓借書邑城陳其難克艱素以學古稱積書數十年調于力不能多備諸生陳宗元館謝園民家劉氏

教劉以數百金買書劉死多為坊賈取去馬鎮湖宥張耀先者家素封中年以書益人神智揮千金覓置羅列几案

左右前後皆書也汲汲讀之無晷刻釋手年至七十餘歲而歿夫積書與讀書不能相兼今張老所為若少年行之

豈不竭二酉五車之藏搜羽陵委宛之秘哉彼夫懷鉛握槧僅讀免園冊子者觀此能無愧乎

藥物愈疾 江陰萬融病勞四肢如焚垂困矣一夜夢腹擁一

時有一人叩門乃孫元規使人遺藥服之遂瘥問其名則

明月丹也江陰米商黃鐘有女年及笄忽為神物所憑一

日以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如彈丸謂女曰此神丹也

人死以熨胸腹即復生宜寶之以濟汝危急雖親人死勿

妄用也女珍藏之會伯母病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即蘇然

復生神至怒責女曰語汝云何而乃妄用之遂奪丹神亦

自此絕迹

合璧連珠

雍正三年二月間欽天監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至漢高宋祖雖五星聚井聚奎未嘗與日月合璧並見也

為賦紀瑞有序畧曰上元之歲兩曜齊輝于北陸冬至之

辰五星咸聚于寶瓶象君后端居于宮殿而公侯肆覲于

明堂也太陽有常行之道太陰無一定之行一疾一徐雖

每月有合朔之期而行陰行陽計終古曠聯璧之候矧夫

攝提一十二歲而始週地候五十九年而行遍太白或經

天以宣威辰星輔陽光而成德諸星不無遲速伏逆之殊

百歲老人

民婦王周氏章卿鎮王邦楨之妻雍正元年九十

時奉

拾遺

三

恩詔內賜粟帛至十一年三月齒一百有一歲士民呈請咨題是年九月氏卒其子王建侯亦年八十矣母子俱享遐齡

盛朝之人瑞云

一產三男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港鎮民蔡元臣同里

張取名蔡國琳國瑞國琛詳咨

題請循例給米布折價銀六兩七錢五分然此猶民間孳產

按嘉靖五年七月初三日邑石頭港巡檢任妻王氏一胞

產三男地氣鍾靈官民皆生息蕃滋為他邑所罕見云

風異 颶風者具天地四方之風小颶從一方起即于是方止

方移易山海蕩夷城郭惟闕廣間有之雍正十年七月十

六日夜大颶挾海潮衝冒邑中各沙洲田廬人畜湮沒以

千萬計先是十五日子夜月色晴霽泗港民起視各河港

之水皆被物吸去明日而患作有靖邑爛港口老婦某氏

素奉佛每遇江民貿易者善待之婦有田在康莊沙往收

麥遇東南風潮湧婦將水車去板坐廂殼中隨在潮上下

經一日夜不死至十七日午刻轉西北風婦坐車設行

波濤如箭抵黃田港常所善待者門首而止民為扶出進

壺食烘熨衣履風止送歸又常寧沙有少年聘江心壽

沙女為室十七日風轉北少年得命偕伴沿岸撈取器物

見浪中一女子手摳紅漆廂銅鑲呼救頃刻至前少年撈

其廂見女手有銀條脫復左右將取欲專其利仍推女下

海眾噪救之已無及因啟廂視中有一紅帖乃少年三代

姓名諦視條脫即其行聘之物所推入海以死者正其妻

也羣唾詬罵之少年悔恨亦自投水死

龍異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日初出時天晴霽無風雲有

龍自東北海口蜿蜒屈曲而來離地五六丈鱗爪角鬚

俱現過砂山五峯頂浮空而去後三日京省南北地俱震

又雍正十二年五月某日午後天晴無雲有龍挂于綺定

兩山之間其身初大如甕繼則如五石缸橫亘天東數十

丈鱗甲翕張如搖蕉扇其首下垂黑烟籠罩分十餘岐狀

如魚網之鐵脚意即角與鬚也踰時收入黃白雲中無少

風雨雷電五日後大雨不休城中水深三尺村郭深五六

尺外連江海登城望四野楊

樹村庄如在大明鏡中云

虎異 康熙六十一年間邑有虎食人于磚墳橋路旁荒阜為

獵人捕獲雍正年間人傳郭外有虎黃山小石灣有懸

工雲系志

卷二十一

拾遺

崖倒出如步欄每歲重九前後邑人携榼遊讌其下旁有
 洪渚洞深數丈遊者于是激滌偃臥遠眺滄海先一夕虎
 在席帽山峯下農家攫食牛犬邑守備率兵弁獵人尋迹
 至石灣不得虎獵人偶于洞口試火鎗虎在洞中呼嘯聲
 如吹筒忽狂吼突出獵人之兄丁曉岩上驚挫墜下觸石
 裂腦死獵伴閃虎背發火鎗虎迴掌攫奪如人手搏狀時
 千人合圍虎已逸上山岡江邊有二石對立離僅尺餘虎
 轉向江搏躍落二石間石夾虎腰不得動眾攢槊殺之又
 有虎伏楊舍村竹園弁兵擊之虎入茅屋中一卒挾火鎗
 上屋施放竹椽折卒下墜虎前虎攫取坐于股下睨視屋
 外人眾放烟眯虎目將槍楸虎尾起遙語卒捉槍柄曳出
 之虎驀入民家蚊帳中復戴帳滾地自纏縛其四足眾以
 石碎虎首而斃若有神使之者然

迎春異變

萬歷間有倭警丁丑臘月十九日邑中迎春止留
 東門出入餘三門俱閉以防變也臨晚城外人蜂
 擁旋歸城門下沮塞踏死四十七人老少者霎時死壯者
 有扶回死有遲延二三日死者為上下數百年異變云

楊舍冰山

楊舍為暨陽古城廢阡復築萬歷間沿江有倭警
 居民夜聞風起城濠間有呼嘯聲意冠至恐甚于

隙窺之見火光隱隱黎明視之河中成冰山一座亭臺欄
 檻坡磴樹木具備躡草履可登其巔居民俱藉以避

砲裂異變

協鎮府明季為常鎮道署例并砲定更一及砲忽
 裂放砲人隨焰飛去明晨見一手足挂南街曹部
 郎樵竿首落大街學院坊檐體與一手足撇馬嘶橋空地
 上城守東城北隅火藥局前縣郭干故址蓋屋發地窖藥
 亦遭焚裂壬戌歲楊舍營守將陞遷城守將攝任交盤發
 甕驗藥泥封固不開隨丁刀抉甕口金與瓦激火發一兵
 飛入高空墮二里外四旁延燎傷數人對局水池中
 魚鰲蛙黽彈起如雨俱糜爛于野田池水經日如沸

花爆兆災

邑民多製花爆聲響激入青冥雍正十年有陳姓
 者父子三人治藥石磨臍心火發猝然廬舍悉焚
 三骸迸裂禍莫慘于此者城市民居
 稠密處更不宜習此為所當預禁者

學宮樹焚

乾隆二年八月初十日儒學明倫堂西墻角銀杏
 出火光焰燭天文武背赴救沃以水火益熾木心
 燼焉先是康熙年間銀杏自焚而前學博鮑君開會試入
 翰苑至是又焚明歲大修翼宮內外一新按明嘉靖元年
 二十一日常州府學銀杏竅中火發水不能沃至二十六
 日而止說者謂本府出解元之兆是科華鑰中式第一

木冰椽

雍正五年冬十一月天大寒日初出時霜霧着樹盡條一望如瓊林按此名木冰椽不利於達官故宋人詩云冰椽常聞達官怕而農占又云殘年有霧凝貧兒備飯瓮

主來年豐稔云

浮屠影

興國寺塔影照左近人家壁上必四面窓牖盡閉方見其影倒垂或長尺四五寸或二三尺浮屠之全體上下纖毫畢現禽鳥飛止于上者皆瞭然可睹其家以為瑞設香案敬禮之秘不肯語外人恐致聚觀者褻越也閱

一二年又移于他家影至者皆履亨順適其古所云虛室生白吉祥自至者與

驢異

雍正六年四月申港民家驢產一物黑色花紋大如盎北諸省東南非畜牧地是以未經見也按說鈴紀蒙古人禱雨取鮮答置水中滴漉持密咒雨輒應則是物亦非塊然無用者與

犬異

博瀕里民家畜一犬對字居者時予食後其家主入死主婦嫁對字者犬絕不入其門予食亦不食悲嗥餓死

空室中又萬歷末商舟載一犬泊黃田港舟人死藁葬城北隅大遶墓不去數日商解維犬臥墓下寒暑不暫離或哀之給其食數年而死里人名之曰義犬

水族異

邑濱江漁艇捕得水族之異者輒放之乾隆元年某郭駭其大也命投之江心識者曰此璘瑁也取其甲可為器玩價值百金戊午秋八月大雨水諸山出蛟村人池中

得一物鱗甲四足似鯪鯉而鯪鯉一名穿山甲山居穴地此物則常水居癸亥七月東城外韓氏園側稻畦中見一異物亦鱗甲四足衆逐之墜坑塹捕獲首作螭虎形身尺餘尾長二尺或云鼉龍按其形猥不稱厥名或曰此蜥蜴

能含水吐作水雹

鳥異

雍正五年七月有大鳥頭足高丈餘大嗉立東沙田陸上鄉農潛踪鳥背揮鉏斃之昇入市衆莫識有藥肆中

浙入出錢八百售之入獲煎烹取油貯五金并磁石器中悉透漏惟取其嗉盛之不漏又雍正十年七月十七日江湖汎溢傷田廬人畜先是月餘有鳥大如鸚鵡毛羽盡黑飛鳴樹間如呼阿瘡然聲急而惡水患至遂絕跡

草異

百合名摩羅根畦中種成乾隆壬戌四月東郭文昌祠後一帶野田塍埽遍地皆出城中往掘者日數十人好事者以囊乘之驢背馱歸其味與市肆賣者不殊而形差小蓋他物所化也

河豚有害

本草云河豚惟江陰人能食之江民執此說而殞于毒者多矣前人戒食見于詩賦論說者不一其最警切者前縣黃傳云吾之死大可衛君親小可樹節檢

九州萬乘不願與易肯以口腹之故一嚮之美而以身殉哉凡食之者一日內不得服湯藥以荆芥甘草俱忌無鱗魚也又烹時釜中梁上塵既熟貯新漆盒中或以數錢銅青手指拈食皆殺人陳趙等姓俱致喪生解毒方用橄欖汁菜荳汁甘蔗節蘆根等汁或傳用槐花微焙與乾燕支等分搗汁灌之魚子更毒烹而不熟者食即脹以死無可救療他邑有食河豚者必埋其子江邑多以子嚮于肆纍纍然資餽送此又所當禁者

貢鱈虛名

子鱈者銀鱈頰頰長六七寸子滿腹中鮮薹皆可食風味特殊明代以充方物入貢市南設醃晒所

前縣麟陽趙君以其勞民也奏罷之至今邑人烘燧餽送輒緘題曰貢鱈夫事有名存即以賈禍者且小鮮何足以

充大庖自後質言之可也

鮮蕈毒人

江邑四山多松每歲春秋間松下產蕈紫色正圓有摺者可食塚內葬杉枋棺者生蕈食之殺人其

他鬱梗秦莽中忽然而生且多者必有大毒雍正七年夏月章卿鎮如來橋陳子建之繼子某在枯棟樹椿邊拾得鮮蕈一筐下午煮和麵食一家五口日落時俱斃鄰里發視樹根有赤蛇數十蟠穴其中方知蕈為蛇氣所結也

紅豆占年

顧山鎮二保有紅豆樹作花無定色占年者驗開紅花主旱白花主水花開一面即應一方之水旱

瘞蠶得禍

夷堅志載紹興六年江陰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蠶數十箔時淮上桑葉價翔

湧民與其妻謀曰比歲事蠶費多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利無害妻然之乃以湯盡沃蠶死瘞諸桑下悉取桑棹舟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剝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岸視稅物發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為人拘繫之鞠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遣吏來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起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証為殺妻子而逃無

以白白吏亦不敢斷竟斃于獄夫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無故勦絕應遭譴禍獨異其怪幻若此錄之可為後人戒也

徐張變牛

徐聖南關外人克橫里中多盜宰耕牛崇徵三年五月邁奇疾作牛鳴三日而死十三年正月見

其妻若女曰冥官以孽重罰為牛經八載今在西關戴欄中因敝甚戴將鬻之屠門幸速救我妻若女驚走視見此牛妻撫而哭之牛亦淚涔涔下眾聞之署縣阮晉買參于西園周時復聞史載邑城歲三月二十有八日

春社少長會于北關演武場已巳年是日有江北人舟羣牛登岸內一牛前足左旁贅生一手掌紋無異于人

句甲長寸許觀者喧闐有南關張儒者在眾中出自言夢見其亡父曰我因宿孽今作牛于江北計當驅來但認左

耳生手者是因泣償價四兩七錢買參于家

司李解仇

馬沙舊屬江陰司大者里中陳氏佃也貧不能出租主將以轉他姓有李慶者賂主家兒得之償

直輕其什之一司心不平李與所常用力及為立券者具雞酒飲司隨之李欲知司輒先飲之卮酒司忿恨去對妻

語計將焚之妻極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不聽夜持火往忽聞內有人婉司竊念吾所仇者李也何故殺其

母子遂棄火溝中歸司以所償錢沽酒遂不乏時更有比前又損焚一司憶為李所辱具雞酒亦如之李忘

反怨怒歸積火破多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寢李酒因聞人啟戶聲遺火亟走日得火器場中驗李酒

因悟昔我焚彼以座子不欲焚今彼焚我而而亦不焚此天也持錢五千往謝李飲以酒

故更相約為婚姻厥後兩家皆饒裕元至正間善惡轉念

善惡轉念

田父萊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仇作一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

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數百踵其後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二人前導焉

甚驚怪張乃吳所素狎者且往叩張初不承及詰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毀其室以快宿憤因念冤孽相報

無已遂棄火歸他無所見也吳告以其詳張大感悟即舍俗出家人稱之曰張道人元至正五年事

江陰縣志

拆坊報應

宋攝郡守李世珍卒謚恭敏僑寓江邑南門門

薛者導以出錢百緡贈恭敏之族孫李唐卿李欣然

自云我祖責以不能守業又毀其坊既罵且撻我負痛

節婦訟冤

知縣趙錦以嘉靖丁未修縣志聘學士張袞同

書院于黃志中意削三節婦諸人並心非之而林執之

竟削之是夜月皎皎共步院門外林與徐獨見三婦跪

神前以沒其苦節林與徐驚汗浹背出語三人云無所

兩峯林

疾五日卒故時人有丹山已死兩峯寒之句

修廟碑則詳江陰侯吳良改演教寺為之者

貪利殘軀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江心壽興沙灘上忽有

哀號呼救洲民李姓往視見一男子被人釘瞎雙

目割去一耳流血淋漓聞人聲問此何地李荅之其人曰

岸上有親人錢永福倩李扶挈至錢處訴稱季姓名毓蕃

如臯人主貿易糧食是月十八日有樊姓客來行欲買荳

六十石議價留款而去次日樊同不識姓名二人來餽以

果餌云有青蚨數十千在船潮落船膠招季同往將錢載

回季貪獲利欣然隨往入船船候潮二人又設酒殺季縱

飲大啖意殊自得也昏黑潮至掛帆乘風頃刻百里季出

船望已抵葭山下方驚訝二人與水手共縛季季曰爾我

木鸚瓦杯

明嘉靖問馬鎮徐柏亭元毅家佛堂前懸一木鸚

鷓每日常時隨方而轉西觀承道士月梧親見之

三

承又云時齋罷叙飲其席一道士居承左位家人斟酒畢
承杯于席上忽冉冉移至承前衆視驚怪家人遽取之而
去

粵西顯靈

孔獨清祥符寺僧月堂之師也在世八十二歲自
四十後誦讀精勤至嘉靖十九年亡已六載矣月
堂徒孫某遇一指揮相知携往廣西至橫州忽聞人云此
地有靈神孔獨清者云是江陰人僧駭其言與俱至其地
名小龍山神果于空中降問曰孫何為至此遍詢徒弟等
云到此已二年常念故鄉汝可速歸路途亦無恙言畢而
去後往問
俱不荅云

鬼物縛兒

蘇敏居揚舍負販累千金其子某為牙僧門旁有
一室嘉靖四年布商何三賃居何歸鑰其室蘇
十二月二十六日遣子二郎守護所晒穀于室前塲上二
郎十餘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微聞閉室中有呻吟
聲抉門而入聲出諸室之大樹內樹亦鎖鑰復抉之則二
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縛數圍驚突其故荅口適坐門首見
三四人從外來捧我由戶檻下貓竇中入欲殺我賴公公
在此懇救尚未下手見人來四散去矣公公即既死之蘇

敏也因挈之出青天白日之下鬼物敢于作祟戒菴
李詡親見之不踰年蘇之貲產盡耗然二郎竟無恙

諸生逐怪

明崇徵問學宮荒涼尊經閣上有怪無人敢登巴
諸生徐時化伉值有膽氣獨携書閣上讀久之學
博士遣子弟從授業一日風雨陰晦生徒不至時化獨坐
見一物如猴狀從屋脊將骷髏擲下復躍下地玩弄時化
怒持夏楚直前叱曰汝怪何敢擾吾
宮庠必執殺之怪忽不見自後絕跡

故人衛行

曹雲舉家虞門秋日以事至城值夜欲歸時明月
如晝有故友某死葬西郭官道旁雲經過見友立
於墳頭心驚不顧而行鬼隨其後益疾趨鬼相逐兩岸葭
葦聲颯颯抵虞門雲駐足責鬼曰吾與汝昔同硯席今幽
明異道汝何夜出驚我鬼曰非也吾衛汝耳汝豈不聞月
明無伴莫孤行言訖而滅雲近宸翊宸常為人言之

頭陀服狐

某頭陀字建菴幼孤事母孝日食斗粟力作養其
母自以草帶束腹忍飢晝耕夜讀入武庠任將弁
鼎草後母亡遂為僧邑舊以廣福寺鐘節晨昏康熙初年
寺鐘忽累夕不鳴令怪之詰司鐘僧對曰連夜忽有物踞
鐘樓每登梯則擲石如雨不得上以故失鳴令怒其妄也
責而遣之是夕僧仍為物所阻次早赴縣訴其狀甚張令

益怒限今夕不聞鐘聲者當死寺僧悚懼以頭陀之行高也環泣請計杲曰能擲石拒人者必狐也狐性嗜雞畏桐子油可以桐子油炙雞俟其啖而吐甚憊也則縛之彼設誓乞命即釋之慎勿殺僧如教果獲一狐黑手九尾狐被縛急怒作人言曰吾修鍊數百年橫行江靖所服者三人耳若何人乃敢縛我僧詰三人為誰狐曰靖江令鄭重南杲頭陀東郭單學究僧曰吾奉頭陀命擒汝狐曰噫奈何且鄭公不日來吾亦從此逝耳僧遂釋之未幾邑令內遷鄭果攝縣事走詢單學究者乃七十老人也問何德而為妖所服單謙讓固叩之曰吾教授五十餘年未嘗一日少怠待生徒貧富無二心與人交從無誑言云爾按鄭國初賢令單學究訓徒誠慤為怪所畏亦足以風世云

雜辨 黃志之有雜辨所以別嫌明微正訛訂誤有裨於世道人心前志畧而不載沒作者之苦心矣茲錄其精當者復益以所聞匪云支贅俾閱者有所考而折衷焉爾

建置辨 宋志云楚考烈王封黃歇為春申君請地江東黃田之屬今考泰伯之墟在無錫春申所城實無錫

出固古封君事也然則江陰之地以為春申賜履所及則可以為春申之所居則不可

壇祠辨 宋志云世說漢周苛守滎陽為項羽所烹高祖思其忠烈令城邑立廟祀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祀

城隍惟呂述以為有合于八蜡之祭坊庸者按蕪湖城隍祠建于吳赤烏間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于

史唐韓愈杜牧皆有祭城隍文至于神之姓名隨地各指一人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江陰為周苛丹

陽為紀信豫章為灌嬰穀城為蕭何和州為范增新州六合為呂布栗水為白季康興國為姚弋仲紹興為龐玉鄂

州為焦明台州為屈垣昌國為茹侯南豐為游茂洪凡若此類不可殫述皆俚俗詭託而誣冒之不足道也刊正記

典斥去歷代淫封妄號直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而還附于八蜡坊庸之義於是千年之陋習一朝盡除矣

貢賦辨 郡志云厥貢惟金三品璫現篠簜齒草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邑志云夏貢卉服織貝按木

綿之精好者謂之吉貝金玉等物非邑所出土產之著者稱木綿布蓋作貨殖傳者據省會之全作邑志者據一邑

之有不可

以苟同也

山辨 秦望山宋志云山在蜀川秦王驅之以塞東海至此不

事彼所謂寓言猶易之象也後世淮南子山海經等書從

而實之邑志又從而記之何哉 白龍山宋志云上有龍

洞昔一童行入此秉燭三條通常熟界後因乞者臥內遂

他縣哉且因乞者入宿而生石止之孰主宰是孰施行是

山靈之說古人寓意耳豈真有鬼物能謝逋客拒穢人哉

亦誕妄之極矣 真山宋志云村民韓文入此山見麕生

一女收養之及長度為女道士按山去城市不一舍而近

無崖嶠幽阻無林麓與鬱牧兒樵父朝夕往來安有麕生

女子之怪異哉 石笈山宋志云其石懸江流中水漲不

沒涸亦不高今邑人目擊潮至則石隱潮退則石現矣有

隨水上下之靈境則志乘之妄也 陸主山南史王敬則

傳有劫部逃入暨陽陸主山敬則遣人諭出之按江陰並

無陸主山且邑山平淺無可藏寇之處此又前史之謬也

水辨 夏港江陰百瀆之宗經浙西列郡之喉舌宋志云春申

君長子所開按三吳之地外邛中窪洪荒之世泔水汎

濫無所放泄滙為震澤既有震澤豈能但已旁瀆橫決勢

必趨卑土質未剛遂成溝坎但流之不暢洩之不盡餘波

為最大 惟夏港 溝洫之遺迹後世禦燠滂相機宜而為者耳故邑中水利

加廣于三江既入而震澤底定也如松之婁江蘇之

蕪湖民患猶殷故神禹因其勢而利導之鑿之加深廓之

滌滄民患猶殷故神禹因其勢而利導之鑿之加深廓之

滌滄民患猶殷故神禹因其勢而利導之鑿之加深廓之

滌滄民患猶殷故神禹因其勢而利導之鑿之加深廓之

滌滄民患猶殷故神禹因其勢而利導之鑿之加深廓之

滌滄民患猶殷故神禹因其勢而利導之鑿之加深廓之

滌滄民患猶殷故神禹因其勢而利導之鑿之加深廓之

廟在縣西七里新村烈士宋末人名忠童時挈壺殮以儲
耕者隔港投畀而不覆人咸異之時盜聚笠墩守將李宜
慰欲勦之烈士迎告曰笠眾必敗城廂已而果至李戰失
利委罪于烈士殺之後人立祠祀焉凡海運商舶水旱札
瘡禱之輒應宋元贈號曰陳總管辨曰謂之烈士抗忠執
節義憤激發斷頭陷胸而不顧者也陳氏子知賊將至而
苦之亦衆人恒情耳守將疑與通謀而殺之謂之不幸可
也何烈之有乃其子孫妄稱前代封號煽惑愚民負壺挈
榼相隨請禱已則聚族分番蠶食其內賣積杏刺蠟以為
利原其首妖造偽者常之記濟惡嗣怪者賀志之書顏
氏復粧綴之竄入郡志致巫風浸熾三農汗血半為楮幣
之灰良賈脂膏多入羊豕之肆窮其禍源則名為儒者不
得辭其責也故不
辭斧鉞以正之

江海形勢 有關於江陰者廖角營前兩沙相對海濶一百五
十里為第一重狼福兩山相對江濶四十里為第二重圖山永生洲
為第二重江靖相對江濶四十里為第三重瓜步則在閩閩
相對江濶一十餘里為第四重至京口瓜步則在閩閩
矣海濶浮空擊汰而來風濤無際望見陳錢則喜陳錢
海中之標也航海者東南望陳錢東北望瓜步至陳

可進泊洋山矣洋山形如箕過百里有嶼十八可藏艘數
百海水鹹不可飲惟山巔一泉清甘冠艘必泊此汲水視
風風從東北起則由下入馬蹟犯浙流入蘇松從正東起
則白茶山犯淮揚流入常鎮發碇必於洋山是山區江海
之閘限也閩浙濱海多山險阨易防江南地多平行海艘
攔入到處可逞其侵軼自古孫恩盧循之難豕蛇奔突率
由偵防疎畧海有警而江隨之動搖也然則防江之道
上下聯絡防海之道在營盤會哨官軍巡警以時常牛
洋山操建瓴扼要之勢廖角營四處重重接應則臂指之
形成可坐致金甌磐石之固矣防海正所以防江洋山安
江陰等處隘口無不安也方今澄波萬里海外莫不享王
然未雨綢繆有備無患亦守土者所宜詳也事見皇輿籌
紀海等

布帛蠶詘 邑產雖多惟木棉布為最漢張騫通西南夷携種
至中夏盛于閩廣楚豫宋初江南始遍植之而蠶

婦工多利少收其價值不足以償勤苦惟樹桑治蚕絲
之利可抵耕耘按永嘉有八種蚕一曰蠶珍三月績二
柘蚕四月初績三日蠶蚕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
愛蚕六月績六曰寒珍七月末績七日四出蚕九月初

八日寒蚕十月績夫農家四時有暇蚕繭八種可成苟能講習其業俾布帛兼資以為水旱凶荒之備則人事之修可補天行之缺木邑濱江正古所云下隰宜桑者而邑人少植之桑既不足則蚕無所飼因棄不育遇歲木棉不收紡車空懸季女斯飢其治生也拙矣故為說以勸導之

親迎禮 戴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昏

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而後婿執鴈入揖讓升堂拜奠鴈降出御婦車婿授綬御輪三周婿先俟于門

至婿揖婦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醑所以合體而親之也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禮

不親迎鄭立駁之引文王親迎于渭為証按春秋及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不議王不

行然則惟天子不親迎天子而下則皆親迎乾隆八年知縣蔡示諭邑中行親迎禮蓋復古之大者云

風水之說 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潤溼之水家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

越壁甘水美好辛水疽瘞苦水厖偃任子木氣小勇金氣

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入未有不鍾于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璞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

葬乃著葬經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美惡若執券取償遂使未俗滋蔓士大夫于親喪或地未獲暴露經年惑亦

甚矣嗚呼瓦棺聖周漆梓柳翼三王之制也桓司馬為石

槨三年不成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秦始皇驪山

立室下錮三泉今安在哉昔人有詩云尋山本不為親謀

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

喪儀便民 古者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里有喪春不相不巷歌

柩而出未往者不稅人若稅人則稱其家之有無與值江

邑鄉民有喪合村巷男婦坐食其家無少資助輿臺又借

喪車舉重棺罩等件居奇勒索僱錢不論貧富閭閻多致

鬻產稱貸破家者華墅鎮人孫元等出貲作喪車里中公

俱得古人哀有喪之意良法可通行邑中也 昔李去非作洛陽名園記以園林興廢規世運盛衰蓋

綺羅平泉草木冠諸郡邑矣由元建明巨室臺池興廢不一然而騷人韻士每于荒基古塹殘烟斷靄間流連而神往焉豈徒禊日蘭亭清明河上足深今昔之感已哉

費衡別業 黃志張志俱云梁太同元年渤海太守築

薛稷別業 在稷山稷河東人唐中宗間仕至少保稷山八景有詩

殷昌別業 在青陽鄉改為永壽寺

熙春園 在縣學東不知何氏園亭相傳宋簽判楊蟠詩曰桃源未識恐微茫每坐青林慣日長魚鳥自同千里樂風烟漫逐一城忙竹圍月色來深院花引春情過短墻人世定知何處樂且憑卮酒惜年光

邱宗卿葛楚輔園 明孫大雅有詩云魏公大府司農居園出東廂百步餘又云亭子當江望由里兒時

憶上假山巔 按宗卿為宋戶部侍郎邱氏園當在城東北隅又云昔時相府今存幾獨此僻在滄江濱楚輔為宋文殿大學士葛氏園當更北出江滸今則滄桑遞易禾黍蒼茫遺蹟蓋難問云

黃山書舍 張端字希尹號溝南山人元為江浙行樞密院都事致政歸築別墅于山謂峰之陽貝瓊為記

滄江書舍 元許恕字如心號北郭所築王子倫題曰詩思近連洲渚外書聲遠在水雲間蓋紀實也

吳士弘園 馬肅有詩云虛亭面面壁玲瓏庭下遊魚白間紅久坐不知香霧濕竹闌干外藕花風

明徐孟暹園 姚廉敬有詩曰卷幔山川盡凭闌日月來其境之宏曠可想

定山園 葛維善成化間人為園于定山上凡三十一景曰玉泉山房曰虎跑泉曰白雲塢曰三峯堂曰小桃源

曰紫霄峯曰鳴玉亭曰清風徑曰蘋香沼曰翠雲屏曰仙人洞曰歸菴曰旌節橋曰石船曰望江臺曰濯纓澗曰雲香坡曰舜田曰退廉亭曰修禊亭曰熙春臺曰綠漪精舍曰醫俗亭曰曲曲池曰瑤塢曰平艇曰棲鳳所曰凝翠屏曰夾花溪曰菜畦曰櫻竹當時名人高士咸賦咏之積成巨卷侍郎徐圭一公恪為跋語焉

遊菴 顏暄字寶之仕至戶部主事所築賦詩曰箕山不改色桐江有餘清江山風月曠已久只今盡屬黃初平其風

尚最超 邁云

君山別業

高真字曾唯所築李夢陽題云季札墳邊業春申邑後山一江平展鏡兩港曲成環不雨雲烟擁長

春草木斑隱君梯
萬丈倘許世人攀

黃山二島桃源

方謨字孔章所闢也青峯歷歷海天萬里可以乘雲御風非凡境云

君山竹院

明孝廉郁庭芝字元徵江左草堂故址陳繼儒有詩云及有新種樹濯足舊疏灣釣月魚為伴借書

僧送還讀此知定
芝亦隱君者流也

趙寒雨隱居

茶塢梅林映帶泉石徐應拭詩曰西嶺驂驪猶舊日東山鐘鼓應新霜園在砂山白龍山之間

清機園

李與登別墅其初為宋孫氏萬春園袁延城北與登仕至黃門未邁歸田極意點綴風亭月榭羅列高下

其青者為寄堂紅雲閣琴臺雪浪湖王世偵過之題曰山對處皆天造愧我莽中總不如焦竑云東山月出尤

奇券水琉璃別一天經易代後樓閣廢為菜畦湖塞成田曲崎餘波南流者抱督學院署廣福禪寺北折者抱城

聖水石叢篠間耕畦數家宛成村落園旁有穹阜風月之夕邑人聽廣福寺鐘每一叩輒三響他處聽之則否相

傳卓邱琴臺埋甕以
虛其下故聲多應也

萃渙園

一名聚倫黃道字吉甫所構也吉甫父燦孫毓祺毓

亭館四方敦槃交集張獻翼有詩曰千里襟期同命駕百年風物此登臺鼎草後園廢基存總戎劉公建萬物林菱

溪平泉之石俱為人取去但見
池水清連瓜藟豆莢彌望云

實園

在築塘東與里為繆西溪讀書處西溪被逮入檻詩曰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寢丘

邱維賢闢圃蒔花竹撰澄江詩
選卒時遺命葬圃中名曰寢丘

深柳讀書堂

陳樓東所居俞毓渭有詩水光
半壁圍僧寺山色全身出女牆

韓園

韓氏之祖有以武顯者闢園數十畝彙香堂前辛夷
株大合抱玉蕊凌空香雪閣一望皆梅花時濛然暘然

若凝練積雪登鷗游小築亭則微雲弄白輕烟繚青春秋
佳日油壁青驄茜裘白帽維咨而至大梁侯方域題園中

古梅詩曰護香猶是前朝窟照影
不關今夜月相傳為宋時物云

漫園

曹子玉璣別業在邑西南隅劉伶墓前為堂庶水縈之

若玦焉雜植楓樟竹箭菱芡蒲葭騰波之魚和鳴之禽
充物于中子玉之子長禾字頌嘉官至吏司成重

澹園

徐氏世居東城園之基歷數朝至徐德求字永孚增葺
之入門古藤青絡罩一太湖石高丈許玲瓏蒼潤絕勝

海岳菴中物有聽雪軒藏經閣叢桂堂漱流枕石亭桂嶠
梅圃垂楊巷紅藥欄浴鷺池竹澗釣磯步月墀園中丙石

山谿銜相對曲逕通幽梯磴升其巔
眺覽城郭江山烟景歷歷如畫云

種藥園

在澹園之北萃渙園之東徐敏傳字元發闢地三畝
餘中央構雲影亭環以深池架畧徇通行後擴李氏

廢園廣可十餘畝方塘相接水周四隅千章之木百歲之
紛披掩映其孫續緒字其武于池南構堂三楹築水月

以擘雲物臨深以
具東城一勝槩焉

心鳴珂字定涵所創也園中為岷巖穹谷廣池深礮
高者接雲烟下者入洞壑鳴珂夙遊四明天台武夷

並海而南極于閩廣島淑故所見皆高深巨觀不為
壑園首有樓名曰倚笛取趙嘏長笛一聲人倚樓

